觀察

第三卷 第廿一期

專論

華萊士競選的道德意味 費孝通

論立法院內應設置一「立法顧問委員會」 周叔厚

人口普查與技術人才 陳達

記錄

中國經濟問題（美國通信） 趙迺搏講

雛型中國 史超禮

觀察通信

歲尾年頭戰局總分析（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詳細報告（瀋陽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又一報告（瀋陽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行憲與出殯（杭州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文藝

瑞士三詠 凌卓

書評

希特勒之末日 鄭慎山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曾炳鈞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乾 顧翊群

書評

希特勒之末日

鄭愼山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dy H. R. Trover-Roper, Mac Millan aud Co. 1947,

本書作者特里威羅柏，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歷史學家。當一九四五年九月希特勒的生死尙爲「謎的時候，駐德英軍「位管轄情報的旅長淮特（Dick White）邀請特里威羅柏赴德，調查這件事。兩個月後，他的報告完成。英國佔領軍遂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正式宣佈希特勒的自殺情形。特里威羅柏因調查之結果，發現許多材料，并由淮特氏之鼓勵與贊助，遂寫成本書。

此書除述希特勒如何死亡外，尙敍述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德軍將領之陰謀叛變，希特勒之日常工作與鏈黨，他和各將領之關係，戈倍耳（Goebels）之普徧毀滅計劃，斯皮耳（Speer）之抗命，希摩勒（Himmler）之奇怪性格，詭計，與猶疑，繼承之鬥爭，戈林（Goering）之失勢，及波爾門（Bormman）之陰謀與其在希特勒死後繼續保持政權之志願等。作者對於這些問題以及希特勒與其女友卜勞恩（Eva Braun）自殺後之焚燒典禮，與各納粹要人之逃散，無不根據可靠的事實，出以生動的文筆，夾以敏銳的批評。故本書不但是一種政治歷史的名著，而且是分析權力變質（Metamorphisis）的傑作。

據特里威羅伯，希特勒末日中的政府，由內閣變爲一朝廷（a court）。這個朝廷中的人物，大部是阿諛諂媚之徒，庸醫與星卜家。而朝廷所在地，卽是柏林首相官府的地窖。納粹德國常被人認識爲全權主義的國家，卽全部動員與集中統制的國家。然納粹德國集中統制的，只是政策，而不是行政。德國政治和行政的機構，乃是「私人統轄範圍」（Private empires），私人軍隊和私人情報組織的混亂現象。結果，政治變爲無責任的專制，（Irresponsible absolutism），或封建式的紛亂（Feudal anarchy）。希特勒個人的權力，僅能掩飾這種紛亂，而沒有方法改變這種紛亂。

納粹哲學是虛無主義（Nihilism）。這虛無主義，在納粹運動的初期和希特勒的末日，都很顯明。其公式是「世界權力，否則毀滅」（World Power or Ruin）。所謂世界權力，是征服俄國，消滅斯拉夫民族和將歐洲東部殖民地化：這是納粹主義的眞義。希特勒仇視法國，因法國在歷史上常與歐洲東方各國結同盟；他仇視英國，因英國愛干涉歐洲政治。所以德國對英法的戰爭，是傳統式的戰爭，卽是爲外交目的之戰爭。德國對俄國的戰爭，是一種十字軍東征的戰爭，是思想的戰爭。這思想是德國民族爲主人民族，斯拉夫民族爲奴隸民族。希摩勒及S.S.軍隊，卽是執行反俄政策的。納粹的反俄特點，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因德國陸軍參謀部之反對希特勒，也就在對蘇俄作戰一件事上。

德國的陸軍名將，大部是德國東部的貴族，由他們主持的陸軍參謀部，另有一種政策，卽是想恢復一九一八年以前的情形，使德國成爲一强國，而保留優良的軍隊。故陸軍參謀部在征服法國與波蘭之後，就想在一九四〇年停止戰爭。然希特勒爲勝利所迷醉，不顧陸軍參謀部之反對，將歐洲東部實行殖民地化，并進攻俄國。同時，陸軍參謀部的力量很弱，終屈服於希特勒專政之下。一九四一年十月，當德國軍隊快到莫斯科的時候，希特勒狂放到了極點，宣稱戰爭已了，「俄人已不存在」！他并不預先和陸軍參謀部商量，忽解散陸軍四十師人，使之復原工業；同時，又停止軍火生產。這年十一月希特勒自任總司令，不久更將精明能幹的參謀總長哈耳德（Halder）免職。復使「聯合參謀部」（Okw）成爲陸海空軍之政治部，而由卑鄙之凱得耳（Keitel）和約得耳（Jode）主其事。於是關於戰爭之發號施令，出自希特勒的柏林地窖中，而納粹黨已完全操縱軍隊了。自一九四〇年之勝利以後，納粹領袖日趨墮落。如航空部長戈林已陞爲元帥，并成巨富，故疏忽職務，專事享受，卽其一例。然在黨內，希特勒始終最高無上，卽在其末日，依他的魔力，還能令他的黨徒服從。但希特勒若一旦死亡，則繼承就成了問題。他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曾明令指定戈林爲第一繼承人，黨部部長赫斯（Hess）爲第二繼承人。戈林性情殘暴，是最初創辦納粹特工之人，但毫無政治能力。赫斯則頭腦簡單，缺乏判斷力，信仰不合理，却是一個無害於人的人。然一九四一年，赫斯忽發神經，逕飛蘇格蘭，被英國人拘，於是第二繼承人出缺。這時，希特勒的私人祕書波爾門繼任爲黨部部長。然是年六月二十九日之命令，僅指定戈林一人爲繼承人。從此，波爾門視戈林爲眼中釘，常常藉故打倒了戈林，把他拘禁了。但論資格，還有希摩勒，波爾門又挑撥離間，希特勒終認希摩勒爲叛徒了。可是無論如何，波爾門總沒有做繼承人的資格。所以希特勒的遺囑中，指定了海軍大將杜尼玆（Doautz）爲繼承人。這繼承鬥爭的教訓，是值得任何專政者的注意的。

一九四一年年終以後，德國戰事節節失敗。戈倍耳盡了他的宣傳之力，以求安定人心。他是納粹黨人中的唯一知識分子，而且品行頗好，長於行政。他主張全面戰爭，全面動員；他旣沒有辦特工，也沒有奢侈習慣，可以說是希特勒的忠實信徒。所以希特勒和卜勞恩女士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自殺之後，戈倍耳和他的夫人，在五月一日先毒死他們的兒女六人，也就從容自殺。其他納粹要人都只知逃死偷生，遠不如戈倍耳的忠於主義。

凡一政權在戰事失利時，除需要宣傳外，還需要特工，以防止陰謀叛變。因此，希摩勒的地位日高。他是一個極端殘酷的人，好殺無情，曾命令毀滅猶太人和斯拉夫人。他又絕無知識，而貪財，可是他長於行政，善於用人。所以他的部下對他，都很忠實。他自己對希特勒，也異常忠實。然他後來私託瑞典言和，爲希特勒所不滿。杜尼玆繼承政權，將希摩勒免職。德國投降以後，希摩勒自行走入英軍防區，爲英軍所捕，就立刻服毒自殺。這是納粹特工領袖的下場。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希特勒在拉斯登堡（Rastenbvrg）召開軍事會議。「軍官名叫斯陶分柏（Stauffenburg）的，置一炸彈於書包中，而以書包放在會議棹子的下面，藉詞離會。不久炸彈爆發，希特勒僅受輕傷。希特勒從此更不信任陸軍將領，因此案處死陸軍參謀部人員達五十人之多。希特勒的辦公總部，更成了阿諛諂媚的人們的朝廷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以後，德國在東西各戰場都着着失敗。但希特勒狂愚不改，宣言：「我們决不投降」。然到了兵臨城下，就是納粹黨各要人，也不敢相信這話了。故各要人口頭上雖言勝利，然暗中多準備逃命，交涉投降。於是紀律和組織，全部崩潰。希特勒的應付方法，本於他的一世界權力否則毀滅」的原則，自居爲毀滅之神。如不能毀滅敵人，卽毀滅德國和他自己，亦所甘心。戈倍耳隨身附和，竟倡革命時代納粹主義的毀滅口號，對於聯盟各國在德國的轟炸破壞，表示歡迎。

一九四五年一月以後，

（下接十二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訂閱辦法
三月(十二期) 平寄：十萬元 掛號13萬五千 航平十五萬元 航掛18萬五千
半年(廿四期) 平寄：廿萬元 掛號廿七萬元 航平三十萬元 航掛三十七萬
如郵資漲價，請[illegible]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illegible]內大街一一〇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廿一期
三七年一月十七日

本期作者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周叔原：國立政治大學
陳 達：清華大學教授
史超禮：
凌 卓：
鄭愼山：

華萊士競選的道德意味

費孝通

華萊士的決定競選總統，道德意味遠勝於政治作用。從政治打算上看去，華萊士競選勝利的機會，即使不能說完全沒有，（誰敢預測今後十個月裏世事的變化！）也是很渺茫。如果他明年會入主白宮，眞將是美國歷史上的奇蹟。這位雖則久已被視作不諳「政治」的理想人物，豈會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他對於華盛頓官場的現形並不是太外行；四年的副總統，二年半的商業部長，以及他家世和華府的長久歷史，至少可以使他知道獵取高官厚爵的傳統路道。以他和羅斯福的關係，憑他的口才詞令，加上他能取悅選民的面貌，祇要肯在政治見解上遷就華府幕後人物的意旨，杜魯門是難於和他競爭的。華萊士如果想明年就進白宮，也就是美國人的所謂「政治」，決非難事，但並不能從現在他所挑選的路上走；現在所走的路，最後的終點雖則也可能是白宮，但是極迂迴曲折的。他知道這路是迂迴曲折而放大步子走去，顯然地他的目的並不祇是入主白宮而已了。

華萊士的競選已被歐洲許多怕共和黨當選的人引為「遺憾」，甚至批評他這一着是政治上的錯失。不錯的，他這樣做，把民主黨蟬聯的可能減少了。老羅斯福在第一次大戰前夕所領導的共和黨分裂運動給威爾遜造機會的教訓，在這時又抬出來批評華萊士是拆民主黨的台了。華萊士如果用他現有的聲望，還是可以和杜魯門講條件，分得一杯羹；拆民主黨的台，對他有什麼好處呢？拆台的結果，便宜了共和黨，而共和黨依普通的說法，是代表大企業利益，反動的。華萊士以獨立候選人資格來分取本來會投民主黨的票子，不是助長了美國的反動勢力了麼？這豈是華萊士的本意呢？因之，從「政治」立場來看，華萊士是錯了。

說華萊士走錯了路的歐洲批評家關心的自是他們指望已久的「馬歇爾計畫」。共和黨的塔虎脫已表示「不能這樣慷慨」，就是以進步派自居，並且曾被譽為威爾基第二的司徒森也已說過，「不資助歐洲實行社會主義」，如果這些人執政白宮，西歐集團能否靠美債來重建戰前秩序，大成問題。他們希望杜魯門聯任，或甚至馬歇爾升任；現在給華萊士這樣一搞，眼看民主黨分裂，怎能不覺得這是個「災難」了呢？

華萊士為什麼這樣決定呢？說他是個獃子是不足取信的，他必然權衡過他獨立參加競選的得失。他所求的不太可能是明年做總統的機會。不想做總統而去競選，是不是想消極的向杜魯門報復麼？他如果是個胸襟狹小的人，也許可以憑着他的一點力量，損人不利己的搗一次亂，但這不是有平民世紀理想的華萊士。他並非不想成全民主黨，甚至成全杜魯門；他副總統的地位給杜魯門搶了去之後，還幫過杜魯門渡過艱難的戰後復員時期。他這次和民主黨分裂決非私人間的恩怨，而有着更大使命：他要挽回一次世界的浩刼，甚至可能是人類文化的毀滅。所以我說，他這個行動是富於道德意義的。

我說他這行動富於道德意義並非祇是一種讚嘆之話。他不是個宗教家，不是個良心主義者，也不是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諸葛亮，而是個明白道德力量是政治基礎的人，從這基礎上可以重建和平，完成這次世界大戰所未竟的使命，樹立一個新的秩序。他說「一個正義立場勝於百萬雄師」，就是在點明道德力量的重要。但是道德力怎能化成實際政治呢？這問題裏包含了他不能不和民主黨分裂的原因。

當前世界最嚴重的是道德基礎的動搖。我所謂道德並不是指行爲不合社會所規定的標準，而是人和人之間喪失了可以互相信任的憑藉。缺乏互相信任的人無法合作的。信任有賴於言行的一致，可是現在有力支配世界秩序的强權却並不能言行一致。爲什麼呢？那是因爲强權在戰後實際上已取消了他們在戰時所許下的諾言，可是表面上却不便把現有眞正目的說出來，於是言行分離了。美國是這次大戰中損失最少，而且因戰爭的刺激生產力加了倍的國家。他的原有社會秩序非但未受破壞，反而在窮困的四鄰的襯托中更見得難能可貴。在戰時，同盟國之間有着個相同的目標，爭取勝利，在戰後建立和平時，美國和其他國家裏大多數人民所要建立的秩序却大有差別了。其他國家裏大多數人民認爲祇有開放政治和經濟的權利才能激發勞動者建設這殘破的世界的熱忱，戰前那種有限的政治民主和經濟的寡頭統治決不能適應戰後世界，因之在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風起雲湧，亞洲各國獨立運動蔓延各地；——他們要求一個新秩序。但是美國呢？國內的人民並沒有感覺到這需要。在戰時平民階級的收入普遍提高了，大企業家在政府保證定額的利潤下，從事軍備生產，累積了巨額資本，一切都可以繁榮兩字來形容。繁榮和改革是抵觸的，要一個滿意於現狀的人求改變是得不到同情的。儘管馬克斯說資本主義是剝削性的，而收入日增的美國勞工，對這說法却不會太認眞。一般的平民看不到改革的需要，而一號在現秩序中具有特權者却很明白其他各國人民所要求的新秩序對於他們却是個威脅。新秩序對美國現狀的威脅有直接和間接兩方面。直接方面說美國之外的世界如果社會主義化了，他們國際性的經濟活動（美國的大企業早就是國際性的了）將受到嚴重限制。這就是馬歇爾計劃在歐洲要打破雙邊貿易的原因。握有巨大資本的美國企業家需要一個不受政治勢力限制的世界市場，他們已不怕競爭，所以自由貿易成了他們競爭勝利的保障；而社會主義的國家却將排斥國際性的獨占企業，打擊不負責的經濟權力，所以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也就直接威脅了美國的大企業利益。

美國大企業特權建立在美國現有秩序的維持上，而現有秩序的維持却靠了經濟繁榮。沒有人能比美國大企業家更明白美國繁榮，在現有秩序中，是不能關起門來的。現代的經濟是個動態的經濟（和我們自足的小農性靜態經濟性質不同）。美國在戰時生產力得到膨脹是因爲他担負了同盟國兵工廠的任務。大量的靠租借法案向外輸出，他們不必考慮到國外的購買力，依着戰爭需要儘量生產。生產軍備的過程中提高了從事這項生產的勞工的收入，擴大的他們的購買力，再刺激其他的生產，所以結果，美國雖則無償的供給了戰場上的消耗，同時却提高了國內的生活程度，因爲他們所提高的生產力還超過了租借法案裏輸出的數目。這是一個値得世人注意的重大經濟試驗，一旦生產力打破了市場購買力的限制，那就是說採取了「計畫經濟」，人類享受的提高是可以突進的。——可是美國並沒有學得這教訓，他們的大企業利益不肯接受政治的控制，不肯向社會負責，他們要恢復市場經濟，而他們的市場却是國際性的，於是美國的繁榮也就倚賴於世界市場的「自由」和「安定」了。如果美國不能以政治力量控制世界市場，他們的繁榮就會發生問題。不景氣一旦發生，美國現有秩序也就難於維持。其他各國社會主義的成功間接地會威脅到美國現有的秩序。

美國要維持他自己現有的秩序不能不在其他各國恢復戰前的舊秩序，於是和其他各國人民對新秩序的要求相衝突了。恢復戰前舊秩序既不能滿足其他各國人民的要求，這也就不能成爲響亮的口號。如果他們言行一致的說明想藉戰爭中所形成的龐大經濟力，爲了維持美國利益，來控制世界政治，必然會引起其他各國人民一致的反抗；所以他們言行得分離了，爲了掩護他們的行動，他們得提出一套和實際不合的口號；民主和自由那一套內可以獲得美國人民支持、外可以吸引其他各國人民擁護的名詞；同時以反蘇作爲衛護民主自由的行動，從而達到以金元控制其他各國的政治，建立一個美國大企業可以「自由」發展的世界市場。

民主和自由是人類所愛護的，但是以衛護民主和自由爲口號的美國帶給世界各地的却是戰亂和殘殺。這裏引起了懷惑、猜疑、和不信任。眞理被褻瀆是道德基礎崩潰的起點。

美國是戰後世界的領袖，單憑他們的財力，這地位是不易動搖的；美國有着爭取民主自由的傳統，祇要他們不背叛他們歷史的使命，他們的領袖地位是可以得到其他各國人民所擁護的，但是爲了眼前的富裕，他們却縱容了大企業家，篡奪這領袖地位去爲他們少數人利益作護符——這是美國人民的恥辱，是一切素來愛好美國的朋友們引爲痛心的事。美國人民豈是眞的願意這樣賤價出賣他們歷史上難於再得的地位了麼？

華萊士爲了美國道德的傳統，放棄了他們政府裏的地位，退居於野，現在更在這「馬歇爾計畫」即將具體化的時候，勇敢的站出來，向全世界說明至少美國人民並不完全是口是心非的。「千萬美國人民要求我獻身於這一偉大鬥爭。人民是前進的！」他又說：「和平需要我們人民之間的眞正理解，和平與理解的鬥爭擴大，世界將愈加確定地知道美國人民並不站在兩黨的反動戰爭政策

機關，那種政策正在分裂世界爲兩個武裝陣營，要使美國士兵穿了北極寒衣在蘇聯雪地戀戰的日子成爲不能避免。」

爲和平而導向戰爭，爲繁榮而授予殘殺——那是矛盾的字句。華萊士就在指責這矛盾；讓撒旦說出撒旦的話，讓上帝的聲音歸回上帝，使人民在撒旦和上帝之間能有明白的選擇。是非辨別，名實的鑑定，那是道德；至於美國人民願意作什麼選擇，那是政治。他說：「人類面對着一個較任何時代更嚴重的威脅，」——這威脅，在我讀來，是一個道德的威脅。戰爭、窮困、仇恨不應是，決不能是，民主和自由的註解。

如果華萊士祇限於道德上的控訴，他以「新共和」雜誌主筆的地位已經够了，但是他還要走一步，這一步還不是美國普通所謂的「政治」，而是要使美國民意能在政黨機構中得到確切的表示。他要改革美國現有政治機構，因爲現有的機構已阻礙了民意對政治的控制，再換一句話說，除非美國本身實現了民主政治，才能轉變改變美國整個政策的方向，而獲得在和平的世界秩序中領袖的地位。

我這樣說，包含了現在美國政治已經不受民意支配的事實。美國的政治決定於民主和共和兩黨，而這兩黨卻受着相同勢力的支配。我在「初訪美國」中也已分析過這情形。美國大企業的集團是超黨的，同時對兩黨投資的，誰上台都不能逆反他們的意志。羅斯福總統曾想改革這傳統，他曾想以有組織的工會力量來做民主黨的支持；他曾想左右議員的選舉，但是他並沒有成功。他最後還是遷就了現實，杜魯門的被挑作副總統是遷就南方民主黨保守勢力的例證。

英國政治學者常指出英美的政黨性質不同；英國政黨反映經濟利益，而美國政黨卻反映歷史上的南北分歧。美國人可以驕傲說他們有兩黨同意的外交，其實這正說明了兩黨在重要政策上是沒有分別的事實罷了。一個民主國家利用政黨機構來決定政策的方式中，發生「他不過是我的應聲蟲」（羅斯福指斥杜威語）的現象是很耐人尋味的。這祇能發生在兩個可能的情形中，一是這國家經濟利益並不分歧，二是這國家的政黨並不反映民意。美國屬於那一種型式呢？我的看法是屬於後者。

美國政黨的不能反映民意一部分是由於所謂「政黨機器」（Party machine）的把持，一部分是由於美國人民對政治的消極態度。重要的還是在人民政治程度的低落。美國的歷史太短，在他立國的早年，人民所要求的是不管事的政府，「政治」是壞的，「政客」是壞人。祇要政府不來麻煩人民就算是不錯了。這種歷史所造下的基本態度深入人心，於是政黨也成了少數黨老闆（Party Boss）所操縱的「機器」了。黨老闆們與政治做買賣，有錢人拿錢出來支持競選，登了台保護支持競選的後台的利益，作爲報酬。金元和政治在美國是分不開的。社會在演進，政權日見重要，個人還可以不管政治，可是卻逃不出政治的控制。在美國普通人還是消極的厭惡這愈來愈管事的政府，並沒有覺悟到爲了配合時代，祇有積極的參預才能保障個人的利益。即使有覺悟的也會覺得無能爲力，因爲積重難返的「政黨機器」是消極政治中的產物，不適用於積極政治的。政策決定於政黨；而政黨卻操縱在少數辦黨的人手裏；人民祇能在已有政黨中去挑選，如果已有政黨沒有如自己意的，他也就祇能在兩個不如意之中挑一個。

組新黨罷？老羅斯福的教訓又壓上來了。新黨並不是不能組，但是要組得成，就得在社會裏已有個具有政治意見的潛在勢力，這勢力在數量上必須要超過對立的勢力加上投票時不加思索的人。美國這個政治程度極低的國家中，經過思索而投票的人本來已不多，他們獨立起來要能得到多數選票是不容易的。因之很少人願意嘗試，凡是嘗試的也不免被視爲斷送政治生命的「獃子」了。

華萊士在這世界面臨「和平抑是戰爭」的關頭上組織新黨是冒險的，他寧願冒這險，至少告訴了我們說：第一，要希望現有的民生共和兩黨中任何一黨採取和平路線已屬不可能。美國大企業集團已下了決心，要把世界拉回到戰前秩序上去，沒有妥協。第二，這個對美國人民「自身以及子孫導向戰爭的政策」並不完全合於華萊士所代表的平民利益，所以他的號召可以得到一部進步人士的支持。第三，在他看來，現有政策不會得到結果，因爲他說「我們用糧食在政治上收買的人，馬上就會拋棄我們。他們暫時感謝我們，但轉過身來就會憎恨我們，因爲我們的政策摧毀了他們的自由。」第四，如果現有政策並不能控制一個美國大企業集團可以「自由」出入的世界經濟市場，就不能避免行將降臨的不景氣。第五，美國人民必需有一個新的理想，新的方向，才能渡得這不景氣，這理想、這方向要能成爲一個政治力量，就得有一個新的政黨。

華萊士的競選並不表示他已有把握於本年十一月裏被選爲美國總統，而表承在最近的將來美國政府並不會改變他們戰後所採取的政策。除非這政策把災難帶到了現在碩果獨存的繁榮孤島，這政策是不易改變的。華萊士競選的政治作用將發生在不景氣之後的美國，以現在來說，他的動作的道德意味。遠勝於政治作用。

一月七日於清華勝因院

論立法院內應設置一「立法顧問委員會」

周叔厚

民主國家的議會形式，各國不一：有採獨院制者，有採兩院制者。在兩院制中，其中一院代表全體國民，大率由人民依普通、平等、直接、祕密的原則，選舉議員組成，通常多稱此院為「下院」。我國憲法中的立法院，其性質與「下院」者相似，而民選的立法委員，亦復與下院議員相當。

我們考察各國議會議員，有許多不過是濫竽充數，備一席位而已。尤其是關於立法上的問題，簡直無力勝任。蒲萊士（James Bryce）說過：「由於現代立法之繁複，以是許多呈諸立法者之前的問題，實非對此具有專門智識者所能理解」。議會議員的職責，主要的乃在國家法律之制訂。但因現代文明的進步，社會上種種問題，皆與人民生活直接有關；而政府職掌日趨煩重，不獨對內行政為然，即國際間事件亦常與政府行政大有影響，凡此又均須議會立法，以為人民生活或政府行政的準繩。所以議會的立法範圍，亦日趨擴大，立法事業也日漸繁複，對於某一問題若無專門智識，自然不易理解。蒲氏之言，實有至理。所以我國憲法，特在第六十七條規定：立法院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有關係人士，到會備詢。用意就在於民選的立法委員，對於某一問題的立法，未必具有充分的智識，得請求對某一問題有獨到見解的人士到會備詢，提供意見，以為參考。

但是「備詢意見」，僅止於提供參考。立法委員尚須綜合各項意見，使之條文化；而對於其他院部提出的法案，有不同意者，亦尚須加以修改，這種「條文化」的字句應如何草擬，或修改的字句應如何斟酌，這些都涉及立法技術。這種立法技術，乃是一項專門性的學問，非常人均能通曉；還對於一般奔走活動於黨派官場之間的議員或立法委員，不免是一大難題。美國大學法學教授們所組織的立法起草研究會（Legislative Drafting Research Club）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強白侖（J. C. Chamberlan）領導時代，亦承認法案起草工作，決非那些奔走活動於官場的議員所能勝任，必須要諳習立法技術的專家才可勝任。一九一六年美國議會審議船舶局組織法，在這件法案草案中的法條字句及法條排列的先後系統，皆極模糊，破碎不堪，這時強白侖適派其會員白滿教授（M. Beaman）往華盛頓為議員們義務担任法案的起草工作，白滿氏乃趁此機會，即將該法案妥加修正，把條文字句以及條文排列先後的系統，弄得十分合理，使一般議員深為嘆賞。自從這件工作做了之後，美國議會，遂深感於法案起草工作，實在需要對此有專門技術的人才担任。因於一九一八年，兩院各自成立了一個立法顧問處（Office of Legislative Counsel），延聘法律專家協助議員起草及修正凡屬聯邦性質的一切法案工作。由於此項工作效果昭著，各邦邦議會遂亦有此種類似性質的組織出現。如衣阿華、麻沙諸塞 阿拉巴馬、北達科他、康涅狄格、坎沙斯、維琴尼亞、拉布拉斯加、伴里諾斯、羅得島等皆設立一個立法參考局（Legislative Reference Bureau），密歇根、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塔克沙斯、南達科他、威斯康辛、威爾希、印第安納等，都置設一個立法參考兼起草局(Legislative Reference and Drafting Bureau)，加里福尼亞亦有一立法顧問局 （Legislative Counsel Bureau） 的設立；此外，美國律師公會也有一個立法起草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f Legislative Drafting） 的組織。這些組織的用意，就是因為議員們立法技術的修養不够，特設置此種組織，協助議員，使立法工作能够勝任愉快。美國教育水準已高，但民選議員尚不免有此缺陷，我國民選之立法委員，以現況推論，此種困難，恐亦難免。所以這種立法技術上的問題，對於民選的立法委員，是值得顧慮的一個問題。

立法院組織法第三條第一項列舉內政、外交等二十餘委員會，負內政、外交等項立法審查工作。同條第二項規定必要時得增設其他委員會。依此規定，作者建議，可否在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之後，仿第一項規定的名稱，增設一個「立法顧問委員會」，聘請社會上超然於黨派之外的法律專家如法學教授、律師

等人任之。若當選之立委中，有具備此種法律修養者，亦可兼任。

我還項意見，曾于三十六年九月十六日上海中央日報上建議當局，請予採納。近見報端公布之修正立法院組織法，其新增之第六條，規定在各種委員會中置專門委員一至三人負法案草擬之責。但該組織法所稱之專門委員，係指當選立委中具有此立法技術一門學問者而言，並未包含非立委之法律專家在內。我們就本屆各黨提名的立委候選人看來，其中爲法律專家者，爲數不多，以此寥寥可數的法律人才，欲負全部法案草擬之責，是否足夠分配，近代立法範圍擴大，立法內容，極其繁重，尤以民、刑、商事等委員會之工作與立法技術關係更切，若依修正案之規定，則同爲民選代表，而令此極少數人担負如此繁重之工作，不獨影響工作效率，且因立委多有黨派關係，更易壟操縱立法之弊。至于忙閒不均，猶其餘事。所以無論爲增進立法工作的效率及完備起見，在立法院中特置一立法顧問委員會，實有必要。此種委員會，因與立法院其他委員會之純由立委自已分別担任者，性質不同，其組織不妨另以法律定之。

同樣，在省市縣議會裏，也可以設置類似性質的組織，其名稱可擬定爲省市、縣議會立法顧問處，市議會立法，附設於省市、縣議會組織法之內，以協助省市、縣議員的立法技術工作。

在國大未集會之前，甚願再將此事提出，盼社會明達，有以注意及之。

（三十七年元旦）

人口普查與技術人才

陳　達

現代的政府，有許多工作需要技術人員來担任，人口普查是一個很明顯的例。我國的戶政，素沿舊習，除擬公文及辦公文以外，服務人員大致不注重技術訓練。歷史上的人口數字，其可靠性甚低，固不必說。即民國以來的官家人口報告，比較翔實者亦絕無僅有。其主要關鍵，在担任這種工作的人員，缺之適當的訓練。

所謂人口普查。是指由直接訪問所得的人口資料。通常由政府派員向各人訪問，由各人直接答復；將這些答案整理出來，然後編撰報告。自始至終，是技術人員的工作，今簡述於下：

（一）指導人員　負指導人口普查之責者，必需是高等專門人才，不但精於普查的技術，並須對於人口學有相當的了解；同時必需經驗豐富，有判斷力，有堅强毅力的人員。他們是應該對於普查有全盤的籌算，並能提綱絜領的人物。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計劃，監督與指導，普查的成敗，大部份是由於他們的稱職與否。所謂計劃，不應專憑空想，實應求於可能範圍內逼近事實。所謂監督，對於普查進行時，要負責管理。所謂指導，對於全部份工作，要施以廣義的教育與啓示。

指導人員應由一人總其成，並有數人相助，才能分頭負責。他們的工作至少要包括下列各項：(1)人口普查區的劃分，(2)普查表格的擬訂，(3)各級工作人員的訓練，(4)工作人員須知的印行，(5)調查工作的視察，(6)統計方法的選擇，(7)統計表格的擬訂，(8)人口報告的編著等。

（二）技術工作的概述　人口普查雖可分行政與技術兩個部門，但行政所佔的成分不多，因整個政府是行政機構而普查的行政不過是一個部門，凡屬各級政府官吏，對於普查必需負行政之責。至於普查的內容，大部份係含有技術性的工作，雖技術的程度是不等的。扼要言之可舉數例如下：

（甲）普查表格的擬訂　人口普查是現代行政最基本的工作，其材料又爲社會科學所必需者。因此普查表格內必需僅列最基本的問題。我國以前的人口問題表，往往列入不甚重要的項目。例如有一種表格曾列入(1)是否收藏鎗枝？有一種曾列(2)是否天足？還有一種曾列(3)是否國民黨黨員各問題？可以看出主持普查者尚未了解普查的意義。最近內政部人口局所擬者尚有『在本縣市居住是否滿六個月』一項，凡此俱足以表示擬表格的專員，未曾將問題表的項目，縮減至最低限度，以致調查進行時，浪費人力與財力，我些不是最基本的資料。尤可疑者人口局的職責，應該是劃一全國的表格，乃於全國普查計劃草案第二十七條，允許『各省市因地制宜，得視察實際需要，酌加項目』。其流弊或至於各省市隨意增加問題，以致最後關於全國擬製統計表時，無法編製全國一致的統計表。從前各省區自擬表格，犯了各自爲政的毛病。不想人口局明文規定，投權於各省增加問題表內的項目，以增加統計的紊亂程度。不知此種指導，對於全國人口普查，有利抑或有害？

[illegible]

如下：（1）普查區的技術主任，（2）巡查員，（3）監察員，（4）管理員，（5）調查員。因各人所需要的技術不同，所以訓練的方法亦有區別。訓練時必須將適當的技術知識，編成講義，從詳講解，並輔以實地練習，才能使受訓者於結業後勝任愉快。普查區的技術主任應由大學畢業生專修社會學或經濟學者選任，巡查員由中學校長委任，監察員由中學教員充任，管理員由鄉保甲長兼任，調查員由小學教員擇優委任。上列各種人員俱須受訓，然後擇優委派。以調查員論，其主要教材，應爲對於普查表內各問題的了解與分析。他們的重要任務是在關於這些問題如何得着答案？對於答案如何鑑別錯誤？如何糾正錯誤等？其餘人員亦各有專責，訓練的目標與內容，應以協助達成其專門任務爲目的。

（丙）調查工作的視察　當普查進行時，在一個普查區裏，應有分級的督察人員。他們的職責是在指出並糾正調查的錯誤。關於這些人員，直接管理調查員者有監察員，直接管理監察員者有巡查員，直接管理巡查員者有技術主任，他們應在普查區內巡迴旅行。調查員遇到困難時，往往有監察員在旁，可負糾正之責。監察員即使當時不在場，亦必在臨近的調查區。監察員不能解決時，請教於巡查員或技術主任。不論何人遇到調查工作發生問題時，可於最短期間設法解決。如此，不妨礙調查的進行，亦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巡迴旅行是一個新的原則，在抗戰期間關於普查工作收效甚宏。有些成績優良的督導人員，尚能根據實際經驗，提出各種建議，預防關於調查錯誤的發生。

前述巡迴施行的辦法，與我國從前的習慣迥然不同。記得民國十七年時，河南省某縣辦理保甲戶口，調查員遇到困難後，向上峯請示，層層向上遞呈文，最後遞至南京，俟內政部復文到河南時，該縣全部工作業已結束。當民國三十年內政部舉辦戶政訓練班時，我被聘爲主任教官兼實習指導，即在四川巴縣舉行人口普查。在普查進行時，部中勸我選擇一個適中地點，在公事房內坐守[illegible]。我不接受此種勸告，自己在二十餘保內巡迴旅行，協助調查員於最短期內，在當地解決各種問題並討論新問題。

（丁）統計方法的選擇　我國現有的人口統計，大致依賴劃記法，但容易發生錯誤，實是人口資料不可靠的主因之一。此外尚有一種人工整理法，謂之條紙法，原爲德國拜凡利亞所發明，但爲印度所採用。自一八八一年以來，印度的人口統計，普通係採用此法來整理，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於民國二十九年在雲南呈貢縣舉行普查以後，將劃記法與條紙法作一比較研究，結果如下：（1）以所需的統計時間論，劃記法比條紙法要省百分之八，（2）以經費論，條紙法要多百分之三，（3）以準確論，條紙法要減少錯誤至百分之八十六。視此，條紙法爲較優的方法，已無疑義。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內政部頒布『各省市辦理戶籍及人事登記實施程序』時，業已決定採用條紙法來作統計。

人口普查資料的整理，應否採用機器法，我們可以考慮。依準確的程度論，無疑的機器法可以減少錯誤，提高工作效率。但機器法的經費必然大量的增加，因大量的人口需要大量的卡片，而卡片是很貴的。我國在舉辦人口普查之初，因內容簡單尚無採用機器法的必要。印度自由英國主持舉辦人口普查以來，自十九世紀末期以迄於今，即用條紙法來整理資料。印度的人口略與我國相等，其人民的知識水準，亦與我國相似。印度的工資低微，國計與民生俱不素裕。每次人口普查以後，整理材料與印行報告，未聞稽延時日，其統計的準確程度頗高。我們經審愼考慮的結果，應以採用條紙法爲適宜。

由以上的簡單敍述，我們知道現代式的人口普查，實是含有技術性的工作，不是一般的公務人員可以担任的。我國以往的缺點，在不拿人口普查，當作一種技術工作，所以各級工作人員，俱由普通的公務員抽調負責。上層人員與基層人員俱非由技術人員來參加，以致結果往往是不可靠的。自今以後，爲要提高人口資料的準確性起見，關於人口普查必需要從訓練技術人才開始。

中國經濟問題

趙迺摶講
揚子記投

編者按：這篇稿子是北大一位同學投來的，是北大經濟系主任趙迺摶先生 演的記錄。編者曾將此文送請趙先生過目，趙先生復信說：「大體正確，惟數字稍有小異」。趙先生因係他人文字，未允作任何修改。（編者）

「中國經濟問題」，這個題目很大，也最爲人關心，很多人要我談，但我得先聲明，所有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問題，研究起來，有幾個困難。第一，不能十分正確：因爲社會現象無法實驗，也無法有適當的數字，可以衡量，第二，社會各方面的現象是變動不息的。書本上的理論與事實不會太相符因爲理論是靜態的，而應用起來，却是

動態的。第三，我們去研究的人，本身在是社會中的一份子，研究社會問題時，不免有偏見。難得客觀。關於中國經濟問題，可分四點來解釋。

(甲)中國經濟的病態

第一、半殖民地的經濟，戰前不必說，東北是日俄的侵略範圍，華北是日本的，華中是英美的，華南是英法的，那時候中國是外國商品的傾銷市場，外國資金的投資市場，戰後不平等條約雖經取消，但是很多地方還要求人家幫助，因此處處受限制，仍是半殖民地的經濟。第二、地不大物不博，以前人們以爲中國地大物博，其實，地雖大，可耕種的却不多。譬如英國平均用來維持一個人的生活的土地是二畝半，美國是四畝半，而我們中國只有一畝或半畝。至於物，也不博，工業化中所需的基本原料很缺乏。第三、腦充血的經濟：今日中國財富分配不均，集中在少數人手上。戰前這種現象已經相當顯明，八年抗戰的結果，豪門與官僚資本操縱了一切。大多數人貧苦，財富集中少數人手上，因此說是腦充血的經濟，腦充血是要人中風半身不遂的。第四、顯微鏡的經濟：只看到近處，而沒有遠大規模的企業組織。第五、部落思想、藩鎮割據、區域觀念的經濟：各省之間互相限制，有多餘糧食的省份不肯把糧食運去接濟缺糧的省份，區域互相隔絕，使全面經濟政策無法推行。

(乙)中國經濟建設的遠景

先談(一)理論方面：我可以先用兩句成語來說明，那便是「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經濟建設應該遠大，我盼望能做到三點。第一、點的建設：那便是航空建設的發達。昆明與瀋陽之間，一飛即至，可以聯繫得很緊。第二、線的建設：如鐵路線兩旁的建設，譬如平津鐵路沿線各地可以聯繫好。第三、面的建設：如水利，電氣工程的成功，惠及好多省，譬如長江水利計劃，如果成功利益可及十多省。綜合這三點，將來經濟建設的遠景應是很美的。其次可以用另外兩句成語，來說明經濟建設的理想那便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經濟計劃應爲子孫後世着想，要使將來的國民工資所得，依他們的勞力和貢獻而有合理的分配，各種生產應有平均的發展，生產要素需按需要平均發展。個人所得平均了，生產建設也平均發展了。我們的子孫才能有飯吃有衣穿。(二)經濟建設的政策：我們應採資本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呢？不可諱言的，資本主義已過時了，社會主義正在抬頭。然而二者中間的界限很不容易分。今日純資本主義國家很少，英美制度中有社會主義的成份。蘇聯制度中也有資本主義成份。英國有位大經濟學家說：「在資本主義的大海中，可以看到社會主義的小島；在社會主義的大陸中，可以看見資本主義的湖泊」我常愛說笑話，我說資本主義是白色的，社會主義是紅色的，而事實上現世界是粉紅色的，是桃紅色的。

(丙)中國經濟近景

第一、物價上漲：軍事政治，社會人心都很受物價的影響，一般人重物質不重精神。物價上漲，原因很多。如交通不便、生產不夠、奸商操縱等，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通貨膨脹。戰前法幣發行數爲十四億元。勝利後，三十四年據我估計是一萬億元，三十五年十二月時，估計爲四萬億。今年，經過二月間的金潮後，四月時的估計爲七萬億。現在，卅六年十二月，估計法幣發行額已超過十萬億。通貨膨脹，購買力就小了。說到通貨膨脹，可分幾個階段：(一)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這時候法幣發行額多，而物價漲得少，因那時生產力尙未十分破壞，法幣流通率平穩，大家還願意讓法幣在家裏停留一些日子。(二)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生產力被破壞得很大，人民對法幣信心漸小，法幣流通率大，物價上漲率趕上了，而且超過了法幣的發行量。(三)勝利初期，三十四年九月至十二月，後方城市如昆明重慶的人們對國家建國前途具有希望，因此物價下落了，落到爲戰前物價的二千倍。那時上海一帶的「收復區」中物價本來只到戰前的三百倍，但因法幣與僞幣的比率訂錯了，訂成了二百與一之比，因此，三個月中，上海物價上漲到一千三百倍，此後又普遍漲到八千倍。三十六年二月金潮後，物價上漲到三萬倍，十一月時，上海物價已漲到十二萬倍。物價上漲就是法幣貶值。最初法幣發行量比物價上漲數大，現在物價搶了先，目今鈔票增加爲一萬倍，物價的上漲則爲十萬倍。人人對法幣沒有了信心，因此非改革幣制不可。有人認爲非先使財政平衡，不能改革幣制，我認爲須外國借款成功，有了大批美金才能改革幣制，我認爲平衡財政是沒有希望的，因爲內戰不會停，而美援仍遲遲不來，美國的態度也沒有決定。然而改革幣制與預算平衡成了惡性循環，總得打破一個才行。我以爲改革幣制，主要的應先改變人民的心理，人民對將來，對國家，對政府沒有信心，幣制是無法改革的。外國朋友常說：「美國與加拿大節衣縮食送來中國的救濟物資，老百姓得不到，太不公平。而且中國的豪門巨富有一大筆錢存在南美，爲什麼要盼美援」？抗戰以來，黃金六萬兩，外匯九億元，都浪費在宋子文手上。現在應該改用金本位了，但仍用法幣，以黃金作基金。每月新幣的發行應該嚴格管制，決定發行數的機構應該有政府特權階級以外的人士參加，而且發行新幣的數量應該公開，幣制問題解決後，才能解決物價問題。第二、說到財政平衡：歷來政府所公佈的預算都成了具文，總是不夠得很多，而後追加若干，因此講到財政平衡，我們應注意兩點：一爲數量問題，一爲實在價值問題。這二件事是應該分開看的。二十六、七年時，預算的數字增加，實在價值也同時增加，因爲那時法幣的購買力還大。到二十八年以後，數量增加，實在價值反而減小了，預算中的絕對數增加，相對價值減小。三十五年，據政府宣佈，支出爲九萬億，收入只有七萬億，差額二萬億，這從那裏去彌補呢？其實這個數目字是不確實的，三十六年四月，緊急經濟處置案中俞鴻鈞部長再三說財政困難，八月，政府宣佈三十六年將支出二十萬億，最近的報上說三十七年的預算爲九十萬億。按政府的辦法是下一年預算以前年決算的一倍爲準，因此，等於政府在宣佈三十六年已用去四十五萬億元。由此可知，我們的預算不平衡得厲害。其次，預算太不民主，支出方面，錢用在老百姓身上的太少，據政府宣佈的預算看，眞正用在老百姓身上的支出，不過百分之二十。收入方面也不民主。有錢者不出錢，無錢者多出錢。三十六年的收入據政府宣布，三萬億爲稅收，而間接稅比直接稅多了一倍。間接稅是稅收中最不好的。我們應該有革命的財政，打倒特權階級利益，多從民衆福利着想。在現在的情形下，我希望有兩個預算，一個文預算，一個武預算。打仗的錢由豪門資本去担當，他們在南美的存款大概可以再支持兩年。文的預算專爲老百姓的福利着想，這些錢可以由老百姓担當。這樣把打仗的預算與福利的預算分開，可以讓老百姓吐一口氣。其次政府應嚴懲貪污，今日有吏皆貪，無官不污，要多來幾個武松，多打幾只老虎，這對老百姓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影響。臨時財產稅也應多征，因爲在道義上說，發國難財者應在今日國家危難時多出錢，從財政觀點說，錢多者負担應重些。還有社會的理由，富人多出錢，老百姓的氣可以因此平一平。我有個小小建議，現在要行憲了，我建議國大代表們在開會的那一天，全體捐出他們每個人的財產的一部來，這對人心會有很大很好的影響。

(丁)三十六年年終結賬

最後，三十六年過去了，我們來爲政府這一年的經濟政策算算賬。這是筆流水賬：(一)黃金問題。無疑的，黃金政策是大大的失敗了。宋子文的法寶是拋出黃金、美鈔，取得外國物資，用來平抑物價。這個拋金引物的政策，結果是金盡而物不來，外匯率訂得太低，黃金美鈔都到了豪門資本手上。同時，所來的物品，都是奢侈品，民生日用品沒有，黃金政策一失敗，就掀起了二月間的滔天大金潮。(二)物價政策：限價政策的結果，是物價越漲越厲害。(三)外匯政策：二年來徘徊不定，首先採放任政策，後來放任政策不行了，又採管理政策，於是美鈔兌換率由二千二百元到了一萬二千元。八月後，更來一個市價，外匯定得離乎價太遠，故意想壓低，於是逼出了黑市。其次，走私太厲害，香港成了大本營，走私與黑市無法取締，外匯政策因此失敗。(四)貸款政策：工貸農貸用意原來很好，但是事實上普通農民借不到錢，仍須受層層剝削。工貸呢，普通人也借不到，借得到的是有特殊關係的人，他們拿了錢不去生產，反而到市場去囤積操縱，投機把持，因此貸款政策也失敗了。(五)貼補政策：用意本也很好，但是政府補貼不住，公用事業反而成了領導物價上漲的東西，而且補貼航空公司，這與多數老百姓福利沒有好處。貼補政策也是失敗的。(六)節約政策：節約不是節約消費，而是節約浪費。老百姓的消費已很低了，地無法再節，要節約的是豪門巨富的浪費，而且政府自己浪費外匯太多，也該節約。但事實上沒有做到，節約政策也失敗了。

算完三十六年經濟政策的流水帳後，我們可以總結地說，經濟要恢復，須政治上軌道，今日中國的經濟成了政治的犧牲品。現在要行憲了，希望那「七分政治」好好的幹，政治與經濟是不可分的。政治沒有經濟便沒有內容，經濟沒有政治是行不通的。

雛型中國

——美國的華僑社會

史超禮

美國的「中國城」恰像是整個中國的一個縮影。

雖然生活在「中國城」的華僑百分之九十來自國內一省——廣東，甚至一縣，——台山，然而其間鄉土觀念的濃厚，派系的複雜，並不下於國內的「十八」行省和四萬萬人口。所不同的，國內是這省同鄉會和那省同鄉會的對立，這兒是這一「堂」一「宗」，和那一「堂」一「宗」的相峙，範圍更來得狹小罷了。

若說在美國的「中國城」今天仍生活在中世紀封建的宗法社會裏面，也不算太過。試想五步之外，跨出「中國城」是二十世紀爛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五步之內，「中國城」却維持着幾千年來「家長」和「紳仕」統制的社會傳統，這情景不得不令人驚異。

華僑在美國差不多全部成爲小市民(Urban People)，依賴都會生活。只有很少一部份在市郊如紐約長島(Long Island NY)開設小農場，耕種特殊的中國菜蔬，供應中國飯館。全部華僑人口照美國政府人口局的統計是77,000，(美國政府人口調查統計：中國僑民77,000，菲律賓僑民45,000，日本僑民117,600，黑人13,000,000.)。實際上却絕不止此數。因爲一方面近幾十年來偷偷進口的華僑親戚同宗爲數不少；另方面，許多華僑海員在美國港口常有離船不回的事情。中國人只要一進美國本土，向大城市的「中國城」裏一鑽，就十分安全，不易爲美國警察查出。因此美國政府對華僑人口的統計顯然不完全，只有少，沒有多。實際上確數究有多少，實在是個謎。就華僑本身領事館一般的估計，美國華僑總數約在十五萬到二十萬之間。這十餘萬華僑遍佈在全美各地，甚至幾千人口的小鎮都可看到「手工洗衣」華僑洗衣館的招牌。然而主要却集中在美國的東西兩岸。東岸以紐約爲中心。西岸的中心則是舊金山。中西部(Mid West)一帶爲數較少，南部和西部山岳區的華僑人口最稀。如南部喬治亞州首府的大西洋城(Atlanta)計有三十萬人口，華僑在該城不過二百人左右，而在東部，稍大一點的城市如紐華克(Newark)人口雖也只有四十萬，却有一個小小的「中國城」，擁有數千名的華僑人口。

最大，也最有名的「中國城」數舊金山。然而最講究最精彩的要數洛杉磯(Los Angeles)的「中國城」該城的建築幾全部新建，彫闌畫棟，朱戶飛簷，一派東方色彩。和附近立體式流線式的西洋建築恰成烈强的對比，東西互相輝映，蔚爲大觀。除了這二處外，其餘美國名城，東部如紐約，費城(Philadelphia Pa.)，巴的磨爾，(Bartimore)，華盛頓，波斯頓；西部如薩克拉門圖(Sacramento，加州首府)，西雅圖(Seattle)，波特蘭(Portland)；中西部如第特律(Detroit)，克利夫蘭(Cleveland)，丹福，(Denver)芝加哥，匹茲堡(Pittsburgh)；南部如新奧里頁(New Orleans)，都莫不有個「中國城」存在，成爲一個小小的特區，——城中之城。

所有的「中國城」無論大小，其外表總差不多。(舊金山和洛杉磯的「中國城」除外)。試以紐約的「中國城」爲例，狹小的街道，擁擠的佃房(Tenant House)兩旁林立着雜碎餐館、洗衣館、玩意店海鮮乾貨店和中藥舖。走進「中國城」最引人注意的是氣味，差不多一跨進「中國城」的街道就可聞到，有的美國人稱之爲「中國城」氣味」(The Smell of China Town)。這氣味很複雜，似乎是魚腥、臘味、飯館味、再加上中藥氣味的總混合。在街上走時，還可隱約聽到店家後面劈劈拍拍的牌聲，有的甚至寫明內有賭桌歡迎入場的廣告。廣告文字是另一種體裁，不是內行縱看到了也難猜出其中妙意。

美國大都會的「中國城」幾成爲遊人必到之區。紐約最熱鬧的四十二街和時報方場的街口就經常站有頭戴高帽的導遊者以「中國城」來兜攬遊客。在「中國城」也可經常看到一羣羣的遊客跟在導遊者後面，睜大眼睛聽他講解導遊者口中的故事。加上週遭奇異的環境和奇異的人物，

自然地在遊客們的心上造成一種奇怪的印象。

然而這些遊客們只看到「中國城」的表面，假若他們果真能看到「中國城」內在的真相時，當不知更要驚異多少倍。

「中國城」在一層東方神祕色彩的後方藏着另一個社會，另一個「政府」——「政府裏面的政府」。這「政府」有時連美國的憲法也不易插入。

「中國城」的「政府」在組織形式上雖有「公所」、「堂」、「宗」等區分，然在精神上却一致是封建的，宗法社會的。

「公所」普通以地區而分，各地的「中國城」有其獨立的「公所」。大一點地方的「公所」管轄的地區廣，權力大。最主要的，一在東部紐約，一在西部舊金山。紐約的，平常稱爲「中華公所」(或稱中華慈善公會，Chinese Charitable and Benevolent Association)。不但紐約市的華僑，其權力範圍之內，連附近的小城和新英倫區幾州的華僑都在其統轄之下。「中華公所」成立於一八八四年，曾在清庭備案，初起時雖然打的是救濟傷殘失業僑胞的旗號，然而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慈善機關，如字面所示，和一般美國人所會。實質上它是一個「政府」。它徵「稅」，而且統治。

「稅」的種類很多。最基本的是「會費」(凡是華僑必須做會員)此外，華僑返中國時有「口岸費」，(Port Fee)餐館或洗衣舖搬家時有「登記費」(Registration Fee)，店舖營業頂讓時有「頂替費」，「中國城」的每間商店又有「月費」。(「月費」的多寡以生意的大小而定)但「公所」方面不但可以收各種的費，而且可以處罰金——又是一筆大收入。華僑在繳如上各種費之外，當然還得納美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各種的稅。換言之，他們要繳納雙重的稅。

「公所」的負責人怎樣產生的呢？是選出的。然而不但競選人需具備有錢有勢兩個條件，甚至投票權也只限於「中國城」一些殷實的商人和「紳仕」。競選時雖然要花一筆本錢(普通華僑出不起)，但勝利後的報償是更豐厚的。

「堂」和「公所」不同。假若「公所」的統治權表現的是「文治」精神的話，那麼「堂」的統治權可以說是「武治」。所謂武治，顯而易見不脫槍桿和拳頭。

「堂」的組織發源於舊金山。第一個「堂」成立於一八七〇年，主要的目的在團結幾個較小的宗氏抵抗大族的統治和壓迫。那時整個美國西部還在未定型，無法律的狀態之下，因之「堂」自然傾向採用武力來作解決一切問題的手段。等到第一個目的——保衛小族氏的權利——達到以後，「堂」進一步，便利用它的武力和打手來發展它自己的「企業」。這「企業」包括賭場，妓院，烟窟。這一類「企業」當然比普通的生意利潤高得多。因此繼第一個「堂」中在「事業」上的成功，接着崛起一大串新「堂」。這許多「堂」隨着華僑的足跡遍佈全美。不但美國本土的「中國城」，連中南美，加拿大，凡華僑人煙所到之處，都有它的勢力存在。「堂」最興旺的時代約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三年之間。當時，單單西部就有五十個「堂」存在，而以舊金山爲總樞紐。「堂」的數目既多，彼此在「企業」上不免有利害衝突，再加狹隘的宗族和鄉土觀念，於是「堂」與「堂」之間發生了一連串的「堂戰」。(Tong War)若換爲國內熟悉的口語，可叫做「聚口械鬥」。「堂戰」在美國非常出名。每逢一次「堂戰」在「中國城」爆發時，馬上便成爲該地報紙的頭號新聞。舊金山「堂戰」發生的次數最多。多到不但舊金山警察局要動員安定社會秩序，甚至華僑社會本身也覺得有點說不過去，結果由華僑本身的努力，並藉警察局的協助總算把「堂戰」消滅。

舊金山以外全國性的「堂」並不多，最出名的有「安良」，「協勝」和「致公」三堂。「致公堂」在美國的勢力已經衰退，主要的力量在中南美如古巴一帶。政府的意識勝過幫會的意識。最近已改組爲正式的政黨(致公黨)準備參加國內外的政治活動。「安良」和「協勝」二堂則是對立的。「安良」是最高的堂，據一位洗衣舖老闆說，只有富有的商人才能加入「安良堂」。)二者在紐約的中國城」，各佔一兩條街道，各有各的勢力範圍。直到一九三三年爲止，彼此間沒有一年沒有「堂戰」。「堂戰」不但犧牲性命，而且耗費鉅資。(武器，彈藥，和安家費)。有時竟達鉅萬。近年來彼此間大規模的「堂戰」已經絕跡。較小的衝突雖然還不免，然而已夠不上資格稱「堂戰」了。

「堂戰」雖已近絕跡，然「堂」的統治力量並未消滅。在東部，「堂」和「中華公所」有不可分解的關係。在從前「堂戰」過激烈時，有時藉「公所」作調停人來出面收槍，爲雙方圓場和解。近來「堂」的勢力已逐漸打入「公所」，起代替作用，紐約，芝加哥一帶的「公所」主要的力量是「安良堂」，二者幾混爲一體。這恐怕是由於「安良堂」人多財富的原故。在西部舊金山一帶，恰恰相反，「堂」和「公所」之間沒有多大關係。「堂」在今天所經營的「企業」和幾十年前相較，除了煙館已絕跡外，賭窟的存在毫無疑問，娼寮則退隱到更機祕的所在，大體上並沒有多少「退步」。

其實在美國華僑社會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組織應該算「宗」或「祠堂」。換言之，即是宗法社會裏面基本單位——家族——的組織。這，需得回溯到十九世紀中葉華僑初移殖到美國時的情形才能了解。那時，移殖美國的華僑直接來自滿清帝制時代的宗法社會。惟一有效的組織便是家族。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華僑絕大部份來自廣東省的某幾縣，如台山等，甚至某幾鄉。因此同鄉同宗自然團結在一起。這便是今日許多家族團體(祠堂)力量的來源。其中如「李氏」，「伍氏」，「司徒氏」，「王氏」，「陳氏」等公所均擁有衆多的族人，都具有不可輕侮的力量。有些較小的氏族爲避免勢孤力單起見，合幾小族爲一家。(例如劉，關，張，趙算一族。採的是三國演義的故事。謝，許，譚，談也算一族，因爲廣東話裏這幾個字音相近。)其力量也差可和大姓分庭抗禮。光分宗族還不算。宗族裏面又分化爲「房」。通常某一家族，多半爲某一「房」或某幾「房」操縱。其情形之複雜，國內雖最保守的省份，最守舊的鄉村，似也不過如此。

這許多家族的統治權差不多全部操在「長輩」和「紳仕」們的手裏。其身份約略相當於國內小縣城或鄉村裏的「讀書人」和「紳仕」，或大城市裏面的「名流」和退休的「顯宦」之類。一個華僑只要一旦躋身入「紳仕」之林，幾可一生享用不盡。因爲身爲一族或一房的領導人，便成爲該族或該房「光榮」和「體面」的具體的代表，永遠有被支持和被擁護的權利；相對地，該族或該房便有支持他擁護他的義務。

整個地說來，「公所」，「堂」和「宗」三者構成美國華僑社會的主要骨幹。由基本組織的某「房」某「族」，旁出爲某「堂」某「社」，達到最高的統治機構，「中華公所」其精神是一貫的。——封建的宗法社會，加上近代的幫會組織。

今日僑界的一般所謂「僑領」，沒有一個不和這三者有密切的關係。任何一位「僑領」由他的出身，業務，工作等追本溯源一直推上去，最後必可找出：他也許是某「房」某「宗」的領導人物，也許是某「堂」的「大爺」，也許是「公所」裏的要員。假若一樣都不是，那你的確從沙裏淘出金來了。

大的歡送會和歡迎會看出、當然是歡送歡迎政府的要員）。通過這些「僑領」來「治理」僑胞，正如在國內通過「紳士」「官僚」來「治理」老百姓一樣，其效果是可以想見的。然而這正是目前以及已往所走的路，而且看樣子，最近的將來難於改變的象徵，還是要一直走下去。因為華僑社會基本形態大致還停滯在封建的宗法社會裏，所以表現在文化、教育、藝術方面的也不離它的範圍。「中國城」的大娛樂場所是粵戲。多半以旦角來號召觀衆。旦角本身有時不免攙到「中國城」的政治裏去。紐約的「中國城」還有一家專演粵語影片的電影院。影片由香港輸入，不說「香豔肉感」「偵探武俠」的色彩。文藝談到。不但沒有新文藝和西洋文學，連中國文學也只有香港出版的黃色新聞略資點綴，甚至還夠不上「七俠五義」的水準。這由報紙的副刊也可以看出，例如一家大的中文報紙（還是由國內花外匯派人來主辦的）社論和新聞不必說它，單就副刊說，除了照抄一些濫文而外，就只有些「詩」，不新不舊，非牛非馬。若說徵稿困難，乾脆可以停掉。若說非要不可，也可抄些國內大報有名副刊上的文章。然而均不，一切依舊，一切仍敷衍下去。徒是白糟塌紙張油墨和外匯。教育方面「中國化」的效果也不樂觀，年青一代華僑多半不識中文不會說中國話。這不能完全歸咎於華僑學生不用功。主辦教育的當局將負更大的責任。

這兒似乎還得稍提一下由國內來的中國人，如學生，外交官員和商人等。因為語言以及社會地位和出身等關係，他們和華僑不易談得攏，自在意中。在紐約，中國人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普通的華僑，大部生活在狹狹幾條街的「中國城」，靠洗衣開飯館過日子。另一種稱為「公園路華人」。(Park Avenue Chinese)「公園路」是紐約的闊人區，平常人住不起）。簡單地說即是「高級華人」。這包括國內來的達官和巨賈。有時美國人提到捐款給中國救濟國內的災民，時示說「為什麼不向「公園路華人」活動活動，他們遠較一般美國人為富。」

從任何一個角度看，華僑今天在美國所有的只是「柴鄰門的機會」，社會地位顯較美國人低。這是毋庸置辯的事實。可是，為什麼會如此？什麼原因造成今日的結果？追根究底，還除了美國人的種族歧見和不公平的待遇為一重要原因外，歷史上還有兩件事值得注意。第一，當華僑初期移入美國時，多半抱的「金山客」弄點錢即回中國去養老的宗旨。很少打算久居。等到回不去時，又牢守着舊有的習慣，拒絕美國公民資格。一旦白人發動反華潮，因為沒有公民資格，沒有選舉權，在政治上沒有任何力量足資以抵抗，便墮到任人宰割的地步。第二，當一八八二年美國西部數州的政客和議員利用反華作政治資本在國會運動[illegible]「禁止華人移民律」時，正是清廷和美國商議條約的時候，由於清廷外交的顢頇和昏庸，使那些政客們更有藉口，終於把該律通過，根本上斷絕了華僑來源，在人口上失去平衡，因而受到致命的打擊。假若當時華僑有公民資格，具有選舉權，在西部幾州政治上作有效的反抗。（當時華僑有九萬人口；團結起來，力量並不太小）同時，「禁止華人移民律」未獲通過，華僑得以源源而入，那麼，今日的加尼福利亞州究竟變成怎樣，以及整個華僑在美國居有何種地位，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估測的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便是，華僑的地位絕不像今日這樣低。

華僑社會之少進步另一個原因是，一般華僑的被動性和保守性。這與我國幾千年歷史和社會傳統有關，說來話長。然而不管怎樣，由於一般華僑的被動性和保守性使一般巧黠者得以乘機而出，利用各種機構如「堂」，「宗」和「公所」之類的組織來達到自私的目的。簡言之，被動性和保守性助長並延長了畸形的封建宗法社會的存在。

怎樣才能使華僑的地位在美國提高呢？這是個大問題。似乎不是簡單的辦法可以解決的。然而撇開外來的救星不談（例如美國人突然拋除了種族成見之類）單就華僑本身說，似只有一條路可走。——自救。所謂「自救」，是指依賴本身的力量。不靠國內特派大員們的「空談」，不賴僑領們的「指導」。走出「中國城」，擺開封建宗法社會的桎梏，打入美國社會；做一個足夠斤兩的美國公民。盡量利用美國公民應有權利。說話，做事，和美國人爭。爭平等的機會，爭平等的地位。西洋社會重視事實和力量，假若你能依據事實顯出你的力量，他自會用另一付眼光來估量你。

華僑生活在美國，一切須依賴美國的社會生存。故作一個有斤兩的美國公民是必要的。做一個美國公民並不是失去了中國人的血統，脫離了祖國的血緣關係，丟掉了扶助祖國的機會。正相反，假若無數有斤兩的中國血統的美國公民有了力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發揮了作用，通過美國政府機關和社會來幫助中國，其力量是更大的。例子有的是：前紐約市長近已逝世的拉瓜地亞氏（Fiorello H. Laguardia）祖籍義大利，現任紐約市長奧德華氏（Bill O'Dwyer）祖籍愛爾蘭。他們二人不但為紐約市的義籍和愛爾蘭僑民作了[illegible]事，而且對大西洋彼岸的祖國也出有很大的貢獻。如戰時賑災，平時移民，發展祖國的教育文化事業等。甚至德籍的美國公民今天也在努力救德國建設，企圖使德國復興。假若他們根本上不是美國有斤兩的公民，其成就決不會如此之大的。

今天的華僑社會，這一條路似乎已有人在走。一部份是自然的，不自覺的；另一部份是自覺的有計劃的在努力。然而幾乎全部是年青的一代。也許人數並不多。然而已經有人在走了。

（上接二頁）希特勒的生活反常，正午起床，早晨五六時安睡。他疑懼叛變，大發神經，與人隔絕（少數的親信除外），與軍隔絕，不知道德國軍隊的慘敗真相，不知道德國城市的破壞情形。悲戚之餘，他還愛卜勞恩女士更深，曾說：「對我忠實者，只有卜勞恩女士和我的愛犬麗了」。一代專政者的末日，不過如此！

希特勒的毀滅政策，為軍械部部長斯皮耳所反對。斯皮耳原來是一個建築師，他的性格與其他納粹要人不同。他聽社會進步，在乎公路、鐵道運河橋樑工廠等的建設，而與政治無關。到了希特勒和戈倍耳的焦土政策妨礙他的主張的時候，他就抗命而盡保全的責任。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礦山工廠，荷蘭的運河，芬蘭的鎳礦，匈牙利的油田，巴耳幹的礦產，以及德國很多的工廠和橋樑，都賴他的力量而保全。因此，我們可以稱斯皮耳為納粹朝廷中的特出人才。然他以前目睹納粹政府的輕舉妄動和荒謬政策，從未加以干涉；到了他想保全德國工業的時候，德國已經毀滅了。

本書作者引了愛克頓勳爵（Lord Acton）一句格言，說明納粹黨人的失敗，很有見地。那句格言是：「權力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Power corrupts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換句話說，權力能影響和改變行使權力的人物。在納粹主義的初期，希特勒曾表示他的天才；他的政策一貫，而方法各異。在一九三八——四一年中，是希特勒成功達絕頂之時。到了一九四一年，他志滿意得，自以為永無錯誤。他始則忽然解散四十師兵，繼則向美宣戰，放棄他以前的政治技術，捨棄忍耐和彈性，並拋棄一切機構（Institutions）。自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以後，希特勒剷除陸軍中的反對派，於是納粹政權成為絕對的；而所謂政治，也成為不負責任的權力之直接表示。

不負責任的權力，即專政者也無法集中行使，必分裂為許多「管轄範圍」（Empires），由同樣不負責任的豪門去主持。各豪門[illegible]競爭的紊亂狀態，為專政者的統治所掩飾。加以專政的另一特點，是知識孤立，結果，消滅了一切政治常識，軍事常識和科學進步。希特勒朝廷中的人物都是孤陋淺薄之流；而在他末日中的軍事會議，由他一人[illegible]意見，沒有人敢批評。所以他的軍事潰散了，他還在調動，竟成紙上談兵，豈不可笑？

希特勒的末日，即種因於他的成功初期。凡歷史上的專政者，大部最初具有一種革命思想，與人民的心境相符。他成功之後，將革命力量變為軍事力量。革命時期的許多諾言，後來都不履行，於是專政者運用赤裸裸的權力，以政治手段和威脅來做後盾了。這權力一失敗，專政即被推翻，這就是希特勒成功和失敗的理由。

觀察通信版

（觀察專稿）

新年似乎應該說點吉利話，不該談一些兵兇戰危的事，可是看了一些報紙的元旦增刊，類多一年來軍事概況和檢討的文章，這些宣傳品使人讀後有一個總的感想——「只說過五關斬六將；不談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而現在中原軍事，自去年形成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後，八方風雨會於中州，平漢路南段變成了平漢北段，戰事湊巧也在從新野，樊城，當陽，到夏口這條線上演變着。河南全境遍地烽火，大別山，桐柏山，伏牛山似乎都有了寨主。大別山的戰事並沒有因為九江指揮所西移漢口而結束，相反的，桐柏山麓以至江漢之間又燃了新戰場。因之共軍入川的謠傳又一天天的喧囂起來。長江分區設防，準備着迎擊共軍渡江和入川。在過去一年中各方認為華北主要戰場的山東，已經被共軍丟在背後，津浦得以通車。可是魯西南的荷澤、膠東的萊陽，龍口烟台的外圍乃至沂蒙山區，最近也還是有戰事。晉南方面運城孤立據點也於歲尾丟掉，國軍地方幹部損失甚重。東北瀋陽外圍激戰時，共軍為牽扯華北國軍，於年前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北平外圍發動了一次攻勢，一夜之間使得平保、平津、平綏、平古四路不通，北平成了孤島，戰事蔓延到河北全境，經傅作義部拚戰，才又通了平綏平古，恢復了平津交通，平保車站南僅通涿縣。共軍主力向平保南段轉移，接着津浦北段也發生了破壞，津榆間的交通也時斷時續。吉長一部國軍已南下至四平街，瀋陽外圍情形稍穩，這是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歲尾年頭的軍事簡括形勢。

歲尾年頭戰局總分析

觀察記者

攤牌後並不能解決問題

共軍劉伯承、陳賡、陳毅的南下，和東北林彪的發動第六次攻勢，可以看做共軍的攤牌，把所有的精銳拿出來反攻。國軍方面陳誠長出主東北行轅，白部長指揮華中軍事，傅作義出任華北五省剿匪總司令，也可以看做是國軍的攤牌。兩方都已經攤牌了，但問題還是得不到解決。乾脆說一句話，國共之爭，並不是單純的軍事所可解決的，因為他的本質上不是改朝換代的爭奪政權，他是中國幾千年來歷史上積聚下的社會問題需要及時解決，如果離開政治觀點，是無法理解今日的軍事的。這不是對外的民族抗戰，這是持着槍的政爭，這種政爭雖然是全民厭惡的，但是演變到現在，似乎沒有方法制止的了。可是世界上沒有算不清的賬，沒有不可以解決的問題，攤牌了，雖不能馬上解決問題，畢竟是離解決問題的邊緣又近了一步。迷信武力嗎？武力也不過是如此，如果國民的真知還沒有完全泯滅，應該面對着現實有所考慮與覺悟了。可是聽說有一個內戰英雄最近對着他的部下的知識份子說，「現在我的責任加重了，中國的道路僅有一條，就是戡亂，戡亂到底，任何人不准再對政協一類的東西有超現實的幻想，目前的現實是什麼呢？是攤了牌也不能解決問題，這時候是聰明的英雄們今後不會再有的反省機會。

圍困瀋陽冰雪攻勢

東北共軍六次攻勢時，抱病坐鎮東北的陳總長宣稱，「不准他再有七次攻勢。」當共軍六次攻勢告一段落時，政府方面的軍政要員也一致判斷，東北冰封以後，雖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然而軍事這個玩藝有時是不能以常情判斷的，因為牠不是愉快而安適的旅行，他是個「玩命」的東西，置之死地而後生，同時敵對的兩方，慣常是你希望他來，他偏不來，你希望他去，他偏不去。你所判斷的或許是不錯的，但在對方却想竭力跳出你的判斷，而從你的判斷上找空隙中來反擊。唐生智的三湘健兒在駐馬店，是在大雪泥濘的不利軍事行動的雪夜裏被楊虎城解決的。

關閉東北門戶，破壞交通，是共軍六次攻勢的目的，在六次攻勢中雖然沒有完全達到他預期的目的，但是國軍有生力量消耗了兩三個師，在交通方面是北寧路瀋錦鐵路，中長、吉長兩路均因之不通了。交通線外的一些小據點如楊家杖子等地也因之易手，因之更增加了東北國軍在狹長地帶作戰的困難。迨華北五省剿匪總部成立前後，侯鏡如傅作義的部隊又相繼調回關內，使得北寧路守備兵力，又形薄弱。在這時候，東北大地冰封了，可是港口也冰封了，鐵路破壞容易，搶修困難，同時東北狹長地帶的幾十萬國軍和各城市密集的人口，因為工礦的破壞及產糧地帶和鄉村的不能控制，取暖取飽煤糧都非常困難，共軍就在以上諸種條件下發動了東北當局所不願提起的而一般人習稱的第七次攻勢。也可以叫做「冰雪攻勢」。共軍攻堅的力量還不夠，說他「打下瀋陽來過年」嗎？這不免是誇大的。至於他是否曾經知此說過呢？那也不見得會有人聽到。共軍這次冰雪攻勢，還是繼續六次攻勢的目的－企圖關閉東北的門戶，是希望圍困瀋陽，而不是希望打下瀋陽。他希望將瀋陽變做長春，而把關內的北平變做瀋陽。

攻勢開始是在榆關內外，以冀熱遼軍區的李運昌部，進攻錦州錦西迄昌黎灤縣一帶，破壞北寧路，阻止關內國軍出關應援。隨後以近十萬之衆向法庫、彰武、新民等地猛攻，奪取瀋陽外圍，縮小國軍地區，使得以逸待勞的國軍，不得不集中兵力，放棄小據點，固守瀋陽。當共軍於歲尾接近了瀋陽時，戰局就急轉直下，共軍散去了，瀋陽轉穩，沒有戰爭的轉穩，充分的可以說明共軍是主動的撤離，也充分的說明了共軍這次冰雪攻勢的目的。

孤懸在瀋陽北面的吉長，被共軍丟在背後，除了吸引少數共軍兵力外，不能從瀋陽，同時瀋陽國軍也難以援助吉長，使得關外的國軍機動範圍，已縮至四平以南，本溪以西，新民以東的狹小地區。國軍放棄吉長的聲浪一陣陣的傳出，關內增援不易，只有撤吉長之兵來鞏固東北的心臟瀋陽比較合算，一來可減輕不必要的擔負，二來可以加強心臟的防禦力量。長春國軍已一部南下抵四平附近，瀋陽外圍共軍已大部分，退過遼河，瀋陽的穩定，或許就是吉長緊張的先聲。鄭洞國副主任年前的飛京，傳與調整東北的部署有關。怎樣調整呢？主要關鍵恐怕是對於吉長的守捨。東北將如何熬過冰天雪地的冬天，在經濟與軍事兩方面都是相當費籌措的。

在榆關、營口、瀋陽、阜新這個方形地內，國軍仍有堅強的軍事力量。共軍以後也許在這個區域裏繼續利用鑽隙戰術，破壞交通，拔除小據點，吃掉少數守軍，繼續進行其圍困瀋陽的計劃，大的主力戰可能在冰雪末期開港以前。瀋陽現在不會有

問題，不過在這個時期，共軍的攻勢也不會休止。

劉總成立後的華北情勢

北平行轅轄區內張垣保垣兩綏署撤銷，成立了華北五省剿匪總部，由傅作義任五省聯帥。察綏軍由沙漠越長城走向海洋，這是華北的一件大事。察綏軍在塞外維持一個小匯局面，除了特殊地形和整體幹部兩個原因外，還有幾點與關內不同的原因：（一）蒙古同胞對內戰多不感興趣，他們願意中立觀望，看將來的發展。（二）那裏天主教的勢力很大，天主徒是先天反共的，崇禮修案由此而來。（三）察綏回教徒也相等的多，共軍與回教徒的口胃也不甚相合。在河北居民的情形卻不同於察綏，這裏人煙稠密，共產黨在鄉間比較有根基，塞外的騎兵在溝濠遍地，村落相望的河北平原上，卻不容馳騁自如了。

傅作義自己原來有三個軍——三十五、暫三、暫四和一個騎兵師，升為五省聯帥後多指揮了河北境內的五個軍——新二，六十二，十六，九十二，九十四和熱河的十三軍。山西雖亦包括在剿總範圍以內，太原綏署的部隊還是不便過問的，而且因為陸上的隔絕，事實上也無法過問。以現有的軍力來維持現局，對付聶榮臻，李運昌和賀龍蕭克，應當是沒有多大問題的；不過華北五省剿匪總部除了本身任務以外，還需要支援東北，東北華北脣齒相依，冬季裏寒流如果從滿州吹來，會使得華北戰慄的。

因為「人」和「地」的情形不同，傅作義在察綏的「動的綏靖」在河北不甚應用，李運昌在冀熱邊境上威脅着長城線內北寧段的交通，傅作義到任之初，即令唐山駐軍向冀東掃蕩，共軍側繞到國軍背後，襲擊唐山，前方的部隊一時抽不下來，只好放棄樂亭撫寧兩縣，增援唐山，於是在樂撫兩縣製造出了兩三萬的難民。

劉總成立後，傅作義處心積慮想表演一番，以振奮民心士氣，共軍方面也想給傅一個當頭棒喝，結果是共軍先下手，上月廿七日夜，傅自張家口來北平，專車到昌平出了軌，換乘護送的長勝號鐵甲南來，不曉得共軍已經偵得傅作義在那時候過昌平呢，還是時間湊巧，當傅的專車起上軌時，共軍蜂擁而上的攻來，當然撲了空。同時平綏路清河，沙河經昌平，南口到康莊各地被破壞了一百多處，不但華北惟一通車的平綏路不通了，其餘的平津，平保，平古三路也同時被破壞了，使得北平孤立起來，一時情勢相當嚴重。二十八日平市某報上的標題是「北平成孤島」，「鐵路寸寸斷」。剿總派員訪問了該報以後，到三十日又刊出了「條條鐵路通北平」。的頭條大新聞。

傅作義專車在昌平出軌，赫得他的北平聯絡處的人一夜沒有睡覺，察哈爾方面他的基本部隊三十五軍也趕下來。無獨有偶，傅的戰將孫蘭峯的專車二十八日也在平保路上高碑店附近觸雷，幸虧他的專車上載有自備汽車，共軍襲來時，他坐上汽車跑往新城王鳳崗那裏去了。傅孫兩個人都在鐵路寸寸斷中過險脫險。共軍這次在北平外圍的攻勢，仍然是着重於破壞交通，開始以進攻平綏路南段為主。獨二師曾大南部在察東永寧堡，獨四旅馬輝部在冀西北追近楊坊一帶，左右兩翼均以冀察咽喉南口為主要目標，以期破壞平綏，將傅作義部長城內外的聯絡切斷。傅部主力三十五軍奮戰，將平綏路東西兩側的共軍都打通了，而後戰事南移平漢路，傅作義又在涿縣西將共軍打退。目前保定大體已經解圍，平保交通尚未恢復。這一週間的門門，傅作義是相當傷腦筋的。元旦在李宗仁的酒會上，胡適之先生向傅作義將軍說：「共軍已開始向你找麻煩了，你怎麼辦呢—？傅氏以兩指撫前額，作沉思狀，然後握起拳向前伸了兩伸，對胡氏做其還想打的表示。不過河北的局勢還得看東北的變化，「動的綏靖」在河北實施起來是比較困難的。五省聯帥雖然想着繼續主動的打，還得嚴防東北寒流的進襲，東北和榆關內外如果仍然是強，河北也只有拖下去。不過拖下去傅氏是不甘心的，他一顆續計的心，不斷的在考慮着他如何不負某一部人的期望。

晉中保壘與閻錫山

山西雖然包括在華北五省剿匪總部內，但是太原綏署的部隊，依然是由閻錫山直接指揮，向中央負責。他還有二十萬部隊，守着晉中十六縣的土地，以孫楚守霍石，趙承綬守壽陽，王靖國守太原和忻縣，來與山西境內十數萬共軍對抗。他有他的一套想法，他有他的一套說法，他有他的一套做法。他在想以克難救一隅還能熬到抗戰，接收了山西，現在以晉中十六縣及山西首府，只要控制的嚴密，還不難有一天接收全省。所以他是在軍事上採取着守勢來發展晉中，以兵農合一與平民經濟兩大政策來鞏固他的政權，太原外圍五十里內有新型大碉堡三千餘處，閻錫山自豪的說：「共軍如果想拿我的太原，除非他死的人與太原城齊了，太原才會丟掉」。閻錫山是個本身善變，而亦善於應變的人，他看準了山西不得不變了，而希望從他手裏變起來，在變中來看整個政局的變化，他深信「存在卽是眞理，需要卽是合法」。他號召他的部下反左右傾，左傾右傾何所指呢？他說「左傾是超越了現實，右傾是被現實丟在後面」。看情形共軍是一時不會大攻太原的，萬山叢中的孤島，也沒有力量向外開展，山西的局面，如大局沒有變化，山西也不會有什麼劇烈的變化。可是山西是華北的脊樑，現山帶河，是重要的軍略地點。到全國或華北有了變化時，還有他舉足輕重的地位，閻錫山雖然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他想未來在山西還有他的施展抱負的機會，他說他要走民眾路線，他的做法是他自己的兩大政策，他不相信軍事力量可以打垮共軍，他也不信世界美蘇兩大集團會妥協，而國共可以受外樂的力量而能以合作。他算盤打的最精，對省內一切控制得最嚴，他也提倡清算鬥爭，來打擊他自己以外的舊勢力。

西北的現在和未來

國共兩方在北方的戰略，去年有這末一種傳說——國軍方面希望守住東北，鞏固華北，控制西北。共軍方面則希望鞏固東北，控制華北，鑽隙西北。兩方面都有一個「三北政策」。另外傳說美國在亞洲大陸的防蘇計劃中，準備從中國修一條從廣州到新疆的大鐵路。可見中國的西北在未來美蘇大戰中有其重要的軍略價值。現在西北雖然不是內戰的主要戰場，國共雙方也都會密切的注意他。在去年一年中，春季國軍攻下延安，是政治的目的重於軍事的作用，但是當國軍兵力分散後，共軍又恢復了他在陝北延安以外的控制權，而且以延安換得了晉南，並竄據到關中，兩次包圍榆林，榆林雖未攻下，而榆林的威脅仍未解除，從河曲到潼關的黃河線嚴密的控制在共軍手裏，晉陝打成一片。一條平綏路以榆林為前哨，隔絕着西北與東北的共軍的塞外聯絡。東北戰局如果有變化，榆林大同將來仍然是共軍進攻的主要目標，傅作義已經從沙漠到海洋了，西北的防務還不能不使他担心。榆林二次解圍得力於馬鴻逵，馬傅之間過去有不少的不和諧，經過這次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詳細報告

黎深

這是關于瀋陽最近情形的一篇極詳細的報告。原文作于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們在一月五日一天收到好幾封瀋陽來信，檢視各信郵戳，日期不一，大概係受郵航停飛影響，所以一批同時收到。上期本刊已先刊「在共軍疲勞戰術下的瀋陽」一文，本文較長，所以延一期在本期刊出。作者撰此文時，尚未述及共軍最近在東北發動以瀋陽為目標的七次攻勢，此文發表時，與此文撰寫時，瀋陽各種情形，一定又有相當變化。我們為存真起見，對于原文，除文字上稍為修飾外，未作內容上之刪節。（編者）

（觀察瀋陽通信）

吉長戰局轉穩以後，近日的東北戰場入於膠着沉寂狀態。前後進行兩月餘，擴展在遼北，遼西，遼南及吉長廣大地區的「共軍六次攻勢」，已經過去了。目前這種膠着沉寂的狀態，只能算是「休息休息」，因為此方雖然宣稱「不讓再有七次攻勢」，而在彼方來說，則根本攻勢無盡，更不管你「讓」「不讓」，這正如目前的戰爭一樣，根本無甚麼前方後方之別。而且，謠訊頻傳，說甚麼年頭歲尾必有一兇，說甚麼共軍下次的攻勢就是專攻瀋陽，不打別處。瀋陽的人心是表面靜定，內裏恐慌，因為不僅城郊在增築工事，街頭在趕修堡壘，就是瀋陽兵工廠等機關，也在挖掘防空洞，講解疏散破難之道。種種徵兆，證明上述謠言，並非全屬子虛。

六次攻勢之後，地盤益小，難民益多，物價益漲，民生益苦：：：，大家都沒有想到陳總長帶來的，竟是如此蹩腳的禮物！這時一般小民固然苦極，而陳總長自已恐怕更是有苦難言。也許現在他開始了解事實與想像的距離。當遼西送失要地，巨流河鐵橋被毀時，傳說陳總長曾嘔血數盅，這傳說也許過火，但外準報紙上卻也得見「陳總長胃病嚴重」，以及從南京請醫生等消息。分析起來，這種病由，恐也不純然是關於「生理的」。這種「騎虎」的局面，確乎令人扼腕，而又難乎為繼的。據說陳總長曾表示願讓張垣傅將軍來接手，但傅說：「不敢不敢！」

工礦淪陷破壞殆盡，中長路北至開原南至鞍山，中間經常遭「滋擾」，其餘地段，只怕要內戰打完纔得修補；平瀋線六次攻勢後隔斷五十餘日，現在若斷若續。「觀察」記者在三卷九期「東北共軍六次攻勢」一文中謂：六次攻勢後的東北，如關內放的一隻風箏。真是妙喻！如今這單線風箏實在再也經不起任何風險了！總之，把東北今後的情勢看樂觀點也不過這樣：不是你多佔點地盤，就是我多佔點地盤，一守一攻，一殺一衝，夾在中間吃苦的，無非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仗恐怕是永遠也打不完的。

陳辭修李德鄰本部是政府的「硬牌」，已經對北方大局一籌莫展。現在北方的局面，完全靠傅宜生來支撐。遼西緊張，傅部增援；保定臨危，傅部援保；平津缺糧，綏糧運濟，郎素稱穀倉的東北，現也在張垣賑糧。傅將軍能於戰亂之中，把綏察不毛之地弄成小康局面，不能不說是難得。近日國府主席手令：派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負責指揮冀晉熱察綏五省軍隊，這恐是政府對北方最後的一張「王牌」了。然而，今日之中國大局，又豈是那一「個人」所能挽救的嗎？

軍事方面，國軍固然已成招架挨打之勢，而其危機，實表現於經濟的險惡情勢和物價的急速陡漲上。尤其在共軍的攻勢聲中，物價更是一日三變。當局實施限價，然而有價無市。物價的黑市仍然依幾何級數昂首邁進。一年來，瀋陽主要物價增漲情況，可列簡表如左：

戰役，兩方互相宣傳友誼甚篤，到了什麼程度呢？外方還不得而知。宣傳很久的西北剿匪指揮機構，馬鴻逵雖兩度被召到京，還沒有實現的可能，只好維持現局，仍以民主將軍張治中為西北行轅主任，而以寧青兩馬做副主任，來支撐西北局面。政府多年在西北扶植的胡宗南的威望，經過陝北之戰後，給外邊人看穿了；原來他也不過如此，因之政府在西北還得另謀妥計，從嫡系以外想辦法。但是複雜的西北，又找不到合適的統一指揮的人，這是使得南京方面非常困惑的問題。在西北是否還有第二個傅作義產生呢？這一個「人」的問題將來對西北影響很大。共軍在陝甘寧邊區有十幾年的根基，在他高呼反攻，計劃入川過江問鼎中原的時候，在西北一時也可無大舉，所謂「鑽隙」不過是找機會佔便宜而已。不過在情形複雜的西北，鑽隙的機會一定相當的多。如果他入川成功，他將以四川的人力物力向西北發展的，這樣一來美國亞洲大陸防蘇的計劃就完了。

入川過江是今年共軍的兩大企圖

共軍攻擊的力量還不夠，前已指出，毛澤東在聖誕及元旦的廣播中也似乎指示他的部下儘量利用游擊戰與運動戰來奠定反攻的基礎。共軍就是在佔有絕對優勢的東北，一年來七次攻勢中，也多是越點攻擊，而不是逐點攻擊。這樣子一方面可以節約兵力，保持有生力量，另一方面也可擴大鄉村的佔領區，肢解點分散各地國軍，以鄉村圍困城市，吃掉小據點，孤立大據點。陳毅，劉伯承，陳賡離開根據地，大踏步的南進，也可以說是根據以上的戰略而來的。現在從黃河到長江，遍地烽火，國軍大的據點雖未丟掉，而平漢南段已經變成平漢北段，武漢一度戒嚴，汴、鄭、洛、徐都一度吃緊。大別、桐柏、伏牛都已經插遍了紅旗。鄭州信陽間河南的腹地現在劇戰進行中。共軍反圍剿的戰術不會等著在一個地方挨打，他在中原的勢力已經向西向南伸出了觸角，江湖江漢間開始不安寧了，漢宜公路上也有戰事。川西北大巴山國軍雖已設防，共軍到這些地方來是重遊舊地，而且共軍將領和幹部中以川湘人士為最多，入湘入川在中原戰事向西南移動中均有可能。有人說共軍除了「三北策略」外，打算在今年「突入江南」，號召東南，影響西南」。這又是一個「三南策略」。從新野經樊城當陽到漢皋的這條線上，在共軍入湘入川之前，一定還要有一場惡戰。

內戰在過去一年中的變化是相當的大的，有生力量的折損與轉換，不用說，就是根據官方的戰報，比照去年這時候的一般態勢來看，這一年的變化是這樣：國軍拿得了延安，煙台、龍口、打通了津浦路的徐濟一段。在東北共軍七次攻勢，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向南移，時間上的距離一次比一次短。河北丟掉了滄縣石門，山西丟掉了晉南晉東。河南全境烽火，戰火向南蔓延，長江交通時常感受威脅，盼美援，美援遲遲來遲，賴自力，自力更生乏術，軍事以外政治經濟上的消長變化，恐怕要比作戰地圖上的紅線與藍線的變化還大。在軍言軍，記者就不談那些了。

元月五日

瀋陽市批發及零售物價調查表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單位：流通券

分類	物品名稱	品質花色牌號	批發單位	批發價格	零售單位	零售價格
糧食類	大米	中等品	百市斤	228,000	市斤	2,500
	小米	,,	,,	150,000	,,	1,800
	高粱米	,,	,,	150,000	,,	1,800
	高粱	,,	,,	85,000	,,	900
	苞米	,,	,,	95,000	,,	1,000
	大豆	,,	,,	55,000	,,	600
	小麥	,,	,,	140,000	,,	
	麵粉	上等本地麵	,,	210,000	,,	2,300
其他食品類	豬肉	帶皮骨	,,	230,000	,,	2,600
	豆油	中等品	,,	380,000	,,	4,000
	醬油	,,	,,	50,000	,,	550
	鹽	食鹽	,,	53,000	,,	600
	豆腐	普通	,,	30,000	,,	350
	白糖	中等品	,,	400,000	,,	4,300
	土豆	,,	,,	35,000	,,	400
	白菜	,,	,,	18,000	,,	200
	大蘿蔔	,,	,,	18,000	,,	200
	葱	,,	,,	24,000	,,	250
	韮菜	,,	,,			
	豆芽菜	,,	,,	18,000	,,	200
	鷄蛋	,,	百個	49,000	個	500
	豬油	,,	百市斤	280,000	市斤	4000
	牛肉	,,	,,	186,000	,,	2,00
衣著類	棉花	長絨白花	,,	450,000	,,	4,700
	棉紗	每綑20支	綑	115,000	小支	800
	花旗布	大五福牌	疋	177,000	市尺	1,700
	陰丹士林布	滑冰牌	,,	800,000	,,	8,000
	大尺布	當地織白色	,,	42,000	,,	450
燃料類	塊煤	黑市價格	公噸	370,000	市斤	200
	劈柴	雜木拌子	百市斤	1[illegible],000	,,	180
	火柴	小盒安全	箱	140,000	包	1,4[illegible]0
建築材料類	木材	紅白松木	百方寸(寸)			
	磚	紅磚	百塊	4,500		
	洋灰	裝50公斤紙袋	袋	29,000		
雜項類	豆餅	50斤塊	百塊	1,850,000	塊	17,000
	燒酒	60度高粱酒	百市斤	360,000	市斤	3,800
	香煙	中等本地製10支盒	包	8,800	盒	400
	肥皂	洗衣用大塊	百塊	100,000	塊	1,200
	紙（機造）	錦州廠製	疋	240,000		
	白報紙		疋	165,000		
	原煤		公噸	150,000	市斤	130
	蔴袋	中等品	百條	780,000	條	80,00
	谷子		百斤	78,000		
	稻子		,,	90,000		

物品	單位	卅五年十二月	卅六年三月	卅六年六月	卅六年九月	卅六年十二月	一年比漲比率（以年初等於一）
白米	市斤	五九	一一〇	三四〇	五四〇	二,五〇〇	（十）四二·三
高粱米	市斤	一七	四五	二〇〇	三六〇	一,八〇〇	（十）一〇五·八
豬肉	市斤	一二〇	二二〇	六〇〇	一,六〇〇	二,六〇〇	（十）二一·六
花旗布	市尺	一一〇	一九〇	四五〇	五九〇	一,七〇〇	（十）一五·四
塊煤	市斤	一二	二〇	二二	四〇	二〇〇	（十）一六·六
平均							（十）三八·六

說明：1.所列單價均係東北流通券，其與法幣之比值為一：一一·五；2.所列單價除卅六年十二月係該月十五日市價外，其餘各月均為該月末日市價。

從上表，可知一年問瀋陽白米上漲的程度四二·三倍，高粱米上漲一〇五·八倍，豬肉上漲二一·六倍，花旗布上漲一五·四倍，塊煤上漲一六·六倍，五項主要物價平均上漲亦達三八·六倍。市場存貨缺乏，供求相差太大，且都有上漲的趨勢。待記者此文送達讀者的[illegible]時，又不知上漲若千了。如以目前白米每市斤流通券二千五百元，按一一·五之比折合法幣，則為二萬八千七百五十元，其價格之高昂，實遠較京滬為甚。其他，布疋、日用品等，一向仰給關內，比平津高三分之一成二分之一。此刻之瀋陽物價恐已為全國之冠了。茲附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瀋陽批發及零售物價如左：

據估計：國軍區最盛時期，曾佔有東北全面積百分之廿以上。「五次攻勢」後，境縮到百分之六·九，「六次攻勢」以後，則僅佔百分之三四了；而人口比率則估全東北百分之三十以上。現集中瀋陽者，除數不清的中央機關和雲集的大軍外，尚有十個省政府，十個省市黨團部，好幾個省市的參議會，及十省市的公務人員和難民。這些人部是要吃要喝的，而又大多從事與生產無直接關係的工作，換言之，都是消費份子；消費多，生產者少，瀋陽的物價如何不漲，而就大的方面說，造產有限，破壞無窮；物資的供給有限，戰事的需要無窮，物價又如何不漲？今日東北，煤糧兩

缺，誰可說人人有凍餒之虞。以煤炭言，去年撫順、本溪、煙台、西安、營城、阜新、北票等七礦產煤還鬧煤荒，現西安、營城、阜新、北票四礦，或已淪陷，或被破壞，每月減產二十餘萬噸，則嚴冬如何過度？以糧食言，東北雖然號稱「穀倉」，然糧產區大部為共軍控制、自交通斷阻後，更加深了市場投機恐懼心理，於是糧食直線地向上飛昇。以東北人民主要食品的高粱米來說，一年間上漲竟達一百零五倍（見前表），其上漲率誠足驚人！其他菜蔬，油鹽等日用必需品，當然亦作比例的上漲。「民以食為天」，這一年間糧食上漲率既這樣高、就可知道東北人民過着如何艱困的日子了。據熟悉糧食供應內情者說，東北糧食的發生問題，不在今冬而在明春，因東北業已開始冰寒季節，這樣冰雪封凍的日子，一直要延展到明年四月，纔得解凍。在這一段時間裏，土地上不能下種，只好消耗存糧，遺稀少有限的存糧耗盡後，便不能不發生嚴重的問題。所以前經委會主委關吉玉及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楊綽庵兩氏，已奉命南下籌糧，報上天天登載的「南糧北運」，即係指此。那麼，現在既是「南糧北運」，則將來又如何？其實舉國說誰，中國早就是一個「美麵援華」的國家了。

就影響物價上漲的另一因素通貨方面來說，由於流通券巨量的發行及戰局的劇變，流通券已大為貶值（近日瀋陽市面流通券一元僅換不到法幣八元。）因欲阻止關內漲風蔓延關外，並設大官巨賈招攬款內寄，當局限制匯款數字，此項治標辦法，更流通券發生無法回籠現象，政府對控制十四縣（一說十二縣）地區鈔票惡性膨脹，幾每月達千餘億，這樣促使一切趨向惡化。總而言之，東北現已成為政府一樁累贅沉重（也復沉痛）的「負債」，恢復工礦，修補交通，招撫流亡，賑濟難民，無一而非賠錢的事（這些錢賠出去，又引起通貨膨脹，促使物價暴漲上漲。）卻使收復了一個地方，還得拿大量的錢去辦上述等等的事，使「負債」愈更加大。

大家都知道，關外是中國最寒冷的地方，自中秋以來，瀋陽氣候便似入了南國的冬季，十月廿三號飛了初雪，一進十一月，氣溫便在攝氏零度以下。十一月九號是－4°C，十一號是－8°C，十二號大雪紛飛，氣溫降至十度以下，現在經常是－20°C左右（早晚達－30°C以上），經常飄雪，而且積雪盈尺了。雪，冰封了一切，雪，也加深了一切的苦難。渾河機場掃雪一次需鈔千萬元（流通券），因無鈔掃雪，致機座不能降落而停航，其他交通，工礦，民生，莫不遭受嚴寒的影響。在冰雪沒踝，寒風如刀的瀋陽，煤糧固然缺乏，而供電的不足，又使瀋陽成了一個無光之城。東北電力設備，在光復後幾經破壞，本來殘存無幾，經過兩次攻勢後，松撫線被毀，豐滿水電無法輸出，遼西、遼南一帶，僅靠撫順、錦西少數火力發電供應，而機件陳舊，故障時生。

煤電在火力發電的情況下，成為互為因果的生產要素，煤固為發電的主要燃料，電亦為產煤的主要動力，兩者實相輔相成，不可分離；而今日瀋陽，則正成為「電為煤而少，煤為電而缺」的惡性循環現象。電為動力之母，電源短缺，則機器無法轉動，使一切工作均陷停頓。近日瀋陽報紙不能按時出版，是常有的事。

因今年煤產銳減，行轅本曾通令各機關自十二月一日起，始燃煤升火。然而終稱之體終非零下氣候的陷手，行轅的烟囪卻已於十一月十二日，大雪之晨領導冒烟了，其他機關市民，也幾敢升起火來。然而，你即使有充足的煤，卻未必有足量的電，倘供電不足，則暖氣不暖，於是又仍然要瑟縮在寒冷裏。在寒氣的酷烈侵襲下，最慘者莫如教育界，東北大學缺煤，停電，無水，學生們只好拿桌凳當柴燒，終日擁被而臥，學校當局宣佈二三年級放假，事實上全校早已陷於停頓。中小學門窗不全，教室裏水結冰，全都要相率提前放假了。大難臨頭的時候，本來只在儘先照顧自己，至於廣大的無煤無糧的人們，則根本不知如何挨過年關。

難民愈來愈多，救濟經費缺乏，僧多粥少；在街頭，任何地方都可聽到乞求呼救的哀聲，那裏都可看到襁褓兒童追逐行人討錢的鏡頭；據報孩子多是安東流亡學生，以及九一八後流落關內被遣回的義勇軍。無人救助，逐日凍餒以死……

起眼看大局，不見半點光明，奉賞上關東地帶已無甚可為。「有識」之士多作南歸之想。高級政略人士，內心空虛，言談聞部就這個戰爭打不了，然而登台演說，發表文章，仍慷慨指陳「戡建」之道，勉軍民踴躍輸將，捐驅以衛黨國。中國老百姓就是如此殘酷悲慘地被送上了屠場──（十二月十六日瀋陽）

（上接十九頁）

消息太遲了、來不及開會討商，只得決定在出發前徵求同學意見。

四日早上，同學起身後，發現學校已陷入軍警重圍之中。自大學路到慶春街路口，已用鐵絲網及桌檔等物堵塞起來。鐵絲網後面便是刺刀，與警機槍，最後面便是消防水龍。在慶春門附近也堵壘着，華家池農院的同學便被阻在那裏。其他各校凡可通到大街上的小巷口也統統用鐵絲網攔住，由數十多名武裝軍警守衛着。在兩處校門前，則還留着幾十名徒手警察預備做內應。學校四週的牆壁上貼滿了「反對浙大出殯」，「于子三是共匪，雖死活該」「打倒浙大共匪」等一類的紅綠標語，並發現有「餵鈍工會」「夜車工會」等名義的傳單，內容也是反對浙大出殯。

在這種緊張的局面下，顯然的，一旦隊伍出了校門，一定要引起極大的衝突。在八點鐘左右，全校同學已集合在文理學院廣場上，商討如何應付這一局面。當時竺校長、顧訓導長、李教務長、及各院院長都已趕來。竺校長在商討之餘，力勸同學「理智」，將晚會等物收拾起來，以避免意外。在竺校長講完話後，同學正開始商討時，突然開來三卡車流氓特務所化裝的暴力，約一百多人，有校外高呼「打共產黨」的口號。校警去關鐵門已來不及，一聲呼打，數十名打手，手執木棍，蜂湧而入，見人便打。在場同學沒有防備這意外打擊，一時措手不及，四散亂奔，秩序大亂。在同學慘叫下，兩位女同學被打倒在地，其中一位因為照顧附中的小同學躲避，被一棍打倒，接着幾名打手跑上來，一陣拳脚，突加，特男同學着到，跑去救識時，已骨蹤在地。後來經醫生檢驗，發現已斷了兩根肋骨，其他被打破頭的有三位，輕傷有二十多位。所有輓聯，花圈、及主席台的桌椅等物，部被打得粉碎。大約經二十多分鐘，數十名打手，才在徒手警察的保護下揚長而去。最後有八九名跑得慢的，被同學當場捉住。

※經過這一場毆打後，出殯走出不成了。代表會決定於四日下午在校內舉行衣冠葬，并決定罷課三天，以表示對這無恥的暴行抗議。學校當局對這種摧毀學府的暴行也非常憤恨。竺校長及許多老師們，都當場親眼目睹他們的子弟被暴徒痛打，沒有一個不氣憤填胸，竺校長想以長途電話向教育部報告真相，但長途電話已被切斷不通，電報也不能發出去、這種封鎖使校長更為氣憤。當日下午演請態學院業院長由南京，詳述真相。顧訓導長表示：「學生在校內開會不妨礙社會秩序，一切責任可由學校負責，地方治安機關不得橫加干涉。同時當天上午學校四週已不通行，如何縱容一批暴徒闖入學校打人，這一點必須追究」。

事後，同學將被捉住的八名打手訊問後，其中大部份是南星橋一幫扛木頭的苦力，他們都是被工頭派來的。起初根本不明白來做什麼，到了校門口，警察才命令他們進去打人，并且不准他們走出來。他們莫明其妙地進來亂打一陣，據說總共有一百多人，在第二兩場隨近集中，分乘三卡車而來。上車前有一位戴黑眼鏡的發給他們一人一張紙（卽標語及傳單），并告訴他們說，憑這張紙可以到浙江大學領米。但到了校門口，警察却叫他們進去打人。在八九人中，有一位是標津籍務，始終不肯吐露一字，只在他身邊拷出一張「中美合作訓練班第五期畢業」的證章。另外一位警士，他只承認是進來維持秩序，不是打人的。但據他說，在事情發生前幾分鐘，杭市警察局洪局長及竺鳴濤副司令，曾經了吉普車，在學校四週巡邏一下。從這些人的口中，這次的暴行顯然是當局有計劃的行為。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又一報告

柴漢詩

編者按：我們剛剛把本期稿件編好，又收到柴漢詩先生託人帶來的這篇通信，現在也一併刊出。這篇文章也是在共軍七次攻勢之前——十二月十五日寫的。作者附函云：

編者先生：東北局勢最近一週間異常嚴重。在李立三、林彪飛往伯力請求軍事援助，魏德邁報告中主張暫時聽任東北惡化的兩種傳說聲中，放棄東北之議，甚囂塵上。筆者置身此間，已十四月，對此一廣大地區之無辜同胞在大砍殺聲中之慘況不勝同情，每欲一灑同情之淚，苦于無處申訴。現草此文，擬假貴刊刊出，促請大多數人對東北局勢注意。茲防此文在郵寄中「遺失」起見，特請X×X君專誠送上。

（觀察瀋陽通信）

東北地方，在最近三個月中接連遭受了兩種攻勢，其一是人為的，即共軍對國軍的第六次攻勢（一般人均稱之為國共雙方在東北的「第六回合」）；其二是天時的，即寒冷的攻勢。「第六回合」開始在十月下旬，其時陳誠總長兼任東北行轅主任已經一個多月，國方預料在冬季來臨前再來一次攻勢是必然的事，於是在陳總長指導之下積極的完成應戰準備，先後成立四個兵團，分由廖耀湘、孫渡、周福成、陳明仁（筆者按陳氏現已解職）幾位將軍担任兵團司令官，又把各部隊重新編組成為新三軍（包括第十四師，第五十四師，第五十九師）新五軍（包括第一百九十五師，暫編第十四師）新七軍（由青年軍二〇七師擴充），加上原有的新一軍，新六軍共有五個新軍；各地方團隊也予以裝備充實，並在松北成立綏靖司令部，由抗日宿將馬占山出任總司令；等到共軍傾巢進犯時，又由綏遠傳作義那裏調來幾師騎兵，同時瀋陽警備司令部擴大，改組為瀋陽區防守司令部，以堅守大同聞名的楚溪春將軍担任防守司令，積極進行防護瀋陽的工作，而最大的改革是部隊的番號不再公開使用，每一部隊都有它的號碼，稱之為某某號碼之部隊，如果某軍所編的號碼為一二三四，該軍對內對外稱一二三四部隊；該軍軍長即稱一二三四部隊部隊長，不得使用原有的番號。攻勢一開始，共軍即切斷國軍陸上補給綫北寧路，由遼西開始進犯，瀋營線亦被破壞不能通車，最緊張時，一般達官貴人和他們的家眷除了少數能搭上飛機「逃難」外，大部被迫留在危城中與哀哀小民共生死，因為他們沒有來得及跑，對老百姓內心裏所起的安慰作用，（我這裏沒有用「安定作用」是因為他們乃被迫留在瀋陽）很使人心大快。市面安謐如恆，這種安謐是「第六回合」開始以至激烈進行時與「第五回合」時迴然不同的地方。

就在這個時候，物價便像脫韁野馬似的開始飛騰起來，領導上漲的當然並無例外是黃金，漲得最利害的却是香煙。且不用提菲力浦、多米羅等美國煙，就是國產的大象牌和咖啡牌，大象在最高價時賣到流通券二千四百元一包，咖啡則為一千七百元，折合成法幣一個是二萬八千元，一個是二萬元。其次便是食糧，儘管防守司令部的緊急戒嚴令十三條中的一條說「抬高糧價者死」，儘管瀋陽市政府再三強調平抑糧價安定民生的重要，並且公佈許許多多的管制辦法，然而關外人主食的高粱米却一馬當先由流通券二百元漲到八百元一斤（由法幣二千三百元到一萬元）高粱米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也就在這個時候，西伯利亞的寒流經由興安嶺注入松遼平原上，十一月十二十三兩日整日大雪紛飛，延至十二月初，情形就很可觀，瀋陽市一家報紙登載出這樣一段文字：

『瀋市連日積雪未除，昨復飛雪竟日，厚可逾尺，街路為雪所蓋，天地一片銀光，過午狂風驟起，風捲雪花，擊面如石，行人稀少，三輪車幾行絕跡，即日前威赫一時之流線型汽車亦緩緩行駛，似若不勝步履艱難者焉。雪掩住污濁却掩不住難胞的呼聲，天寒地凍，難胞的救濟更不宜遲，雪後物價頗不相讓于天氣之轉寒，食糧日用品扶搖直上，一日三行，是為瀋市大雪中另一話題。』

天氣既已開始寒冷，照理說應該燃煤取暖，解除寒冷的威脅。但由于戰爭是破壞性的，戰事的激烈進行影響到各種工礦事業的正常生產，煤礦當然也不能例外。再加上頻繁的軍運使得僅能出產的一點煤亦無法運出，如是「煤荒」「煤荒」的聲音便伴隨着日夜呼號的北風傳了出來。當局為了增產，為了讓礦區員工能安心工作，除派軍兵保護外，同時阜新、北票兩處都由飛機空投流通券三億元，資委會副委員長孫越崎也表示各工礦員工只負生產的責任，並不負守土的責任，必要時可以撤退到安全的地方，放棄工作區。孫氏並以開玩笑的口吻說，現在東北的煤是倒「蝕」，鐵是「貼」本。的確，像眼前東北這種什麼都得由關內運過來的情形，政府眞是大傷腦筋，心頭的苦惱是可以由孫氏的談話裏聽出來的。由陳總長迭次邀集東北工礦負責人談話，看出了當局是用盡方法想增加煤的產量。但事實上剛好相反，甚至與煤的生產息息相關的電也發生了問題。煤的出產更漸惡劣，有的甚至連供應自己本身都不夠。在小豐滿水力發電久已無法供電的今日，各處電廠都是火力發電。火力發電用的就是煤，于是，電又因無煤而不能維持。煤電互相關連，互相影響，再加上數十年來未有的嚴寒，今年冬天更難渡過。目前在瀋陽塊煤是五十二萬元流通券一噸，一個小火盆子每天最低的消耗量是五十斤，一個月一個家庭單是燒爐子就得四十萬元。東北公務員文官簡任武官少將每月收入約為三十至四十萬元，請試想他們的薪俸對他們維持生活最低的要求能發生好大的作用？簡任官或將官都已如此，科員階級及升斗小民的慘況，更不是文字所能形容，想像力所能及的事。而最慘絕人寰的是各地輾轉流浪逃亡到瀋的難胞。他們之中一部分是最近由新[illegible]還鄉的義軍及他們的眷屬，大部分則是由哈爾賓，旅大和兩年來幾次在遼北、松江、吉林、安東幾省會戰逃到瀋陽來的難胞；他們的土地已被清算，經濟來源久已斷絕，在這樣冰天雪地零下三十度的氣溫中，無衣無食，無處可歸宿。他們事實上已經談不到「生活」，只能說是維持劫後餘生的最後一口氣，正如儲安平先生在觀察三卷九期評蒲立特一文中所說的：「這些人本身雖無罪孽，然而他們却過着罪孽的生活」。瀋陽市救濟委員會委員王化一先生在看過難胞們眞正的生活狀況之後，曾有「難胞視察後之觀感」一文發表，他說：『……難胞情形的悲慘，遠超乎我們想像之外。在空曠高大的巨室裏，聚集着六個不同的家庭，每個屋裏

都可聽到顫抖而無力的呻吟聲，靠在居室一旁倚着業已餓死尚無法殮葬的義軍家族，這殘酷的寫實，又豈僅「無衣無食嗷嗷待哺」「而有菜色骨瘦如柴」的呆板文字所能刻劃？尤其義軍，他們拋頭顱灑熱血，背離鄉井轉戰萬里，他們受盡了人世間的艱辛痛苦，渴望着勝利來臨，重返家鄉，十四年來他們飢寒貧困未能見到國土重光，而與世長辭的竟達總數五分之四，勝利後兩年有餘，他們從遙遠的大西北又回到日夜焦思的故鄉的懷抱，該是何等的快意？然而過眼煙雲，踏入故土未及三月，就遭逢到這種人間地獄，就這樣無情的掙扎在死亡線上！名馳中外的抗日英雄王德林及鄧鐵梅兩位將軍的遺族也，都在與難民爲伍，與飢寒搏鬥。：：在每天都有凍餒以死的現今，且死亡率在加速度增大中，我們需要立刻行動，立即實行迅速有效的活命工作，再不能空談論空宣傳了」。「立即實行迅速有效的活命工作，再不能空談論空宣傳」眞是一針見血之談。就在這種救災之議未定而徒有廣泛宣傳的空氣中，難胞有不少因爲實在忍受不了，拒絕再吃一口施捨的飯和水而死的。

在十二月三日和十六日行轅政務委員會兩次召集各省市負責人商討具體救濟辦法，同時瀋陽各界發起十萬寒衣募集運動，陳誠總長特地把他的一件絲棉袍和一身呢制服送去。另外，他還有電報給南京行總霍寶樹署長，請霍署長把最近對共方解凍停運的五萬噸物資和這次中美救濟協定應撥東北的一份早早運來。

難胞的情形既是一慘至于如此的地步，在普遍救災聲中，南京蔣夫人和莫德惠先生都先後募集了在數目上很可觀的錢；蔣夫人的賑款是十億元流通卷，由王德溥先生攜來，按九省三市平均分配的辦法發放，莫先生的三億元是專門救濟大連災民的。因爲受災的地區太廣，須要救濟的人太多，有限的錢所能發生的一點作用也是有限的。募集寒衣的成績聽說不太好，難怪一位記者爲文時，對一些捐一雙破布鞋，一個破帽頭，甚或一百元錢指之爲「濫竽捐款」，並且感慨的說「人類的同情心，豈眞是這樣的微薄嗎」？其實在今日東北，眞正有財力，能拿得出的人，在這樣冷的時候久已是深居簡出，坐在家裏面，而對着熱烘烘的暖氣或是熊熊的火爐品品茗，看看梅花，欣賞雪景，或者約二三知己作爐邊閑話，以羊羔美酒自娛，再或者三妻四妾左擁右抱的思淫慾作淫行去了。他們那裏會想到在這個悲慘世界上有人拖妻攜子在死亡線上掙扎？要有人在飢寒交迫之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他們又那裏曉得給他們取暖所燃燒的是成千成萬的人的骨？給他們吃着發熱的是成千成萬的人的血？

飽暖的人飽暖，飢餓的人飢餓，然而最近這兩種攻勢顯然將要改變這兩種人生活的觀念的，在目前這種可恥的狀況不能改善，亦不能寄以希望它可能改善，且日漸惡劣的情況下，兩者之間互相交換位置的必然性是愈見其增大。瀋陽外圍最近一週間更見緊張，遼南軍事上順利的進展又被日來錦州附近彌漫的戰雪所遮沒。平瀋車線甫修復數日又被破壞，瀋陽西北方法庫戰爭正在劇烈的進行着，官方的廣播說在這次侵犯中查明番號的共軍有第一至第十一總共十一個縱隊。一縱隊的兵力等于國軍一個連，他們的裝備聽說都不算太壞，在李立三、林彪飛往蘇境伯力請求軍事援助以後兩星期的今天，這樣大規模的行動是很使人感到震驚的。說到物價，照例又是暴漲不已，前面說的高粱米由二百元漲到八百元一斤的事實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蹟，時價是每斤三千伍百元（法幣是四萬元，不知此刻京滬大米每斤若干）？而且還看漲，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難得過，一小時比一小時難得過。「風雨欲來山滿樓」的姿勢是完全呈現在我們眼前了。

另外，在防守大瀋陽聲中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那是瀋陽市工務局局長兼城防工事構築委員會工程組副組長李榮倫在修建城防堡壘時，利用職權貪污流通券四千四百萬元被判決死刑。行刑前照例遊街，臨刑時他含笑說：『這是公務員的下場，我流亡十四年，回來死在瀋陽也甘心。希望執刑時蒙上我的眼睛，省我害怕，我是基督徒，作此事也不怨他人，我希望快死』。這和今年六月在瀋槍決的營口軍警督察處長寧苞死前遺書給他的兒子告誡他永不要在中國軍政兩界作事，在精神上是一致的。說穿他們的可憐的靈魂，時代的罪過及應負的責任顯然比他們大得許多許多。

英國詩人雪萊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然而，在這裏，在生活的環境和生活的氣氛中我們是太寒冷太嚴重了，我們簡直就像魯濱孫飄流記裏面孤島上的『星期五』一樣，每當我們抬頭看看那明朗得可愛的晴天，那極目無際的皚皚白雪，那只發光不發熱的太陽和那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芸芸衆生，我們感覺得無論在精神上或是天候上，春天離我們是太遙遠了。翻翻日曆明年四月才是春暖花開的季節，離聖誕節還有十天，此時此地該不會在那天晚上有許許多多和安徒生的故事『賣火柴的女孩』一樣的人在劃完他們或者他們生命的最後一根火柴之後，蹐宿在每一個朱門的燈火輝煌，歌舞歡樂聲中吧！

卅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于瀋陽

行憲與出殯

包安

（觀察杭州通信）

于子三慘死後，陰森的寒流傾侵入這人間天堂，恐嚇和謠言，集中投向浙大，自校內的××導報到校外的大大小小揭發箭，一致地向浙大「戡」起「亂」來。

在三十七年四月一日，那皇皇的行憲文告墨跡未乾，一幕特務毆打學生的暴行又在浙大發生了。

於子三慘死至今，已兩個多月。最初的一切控告撤查，都已落空。退而求其次，大家希望將靈柩迎回來，早日安葬。由同學公祭一番，以表示我們一些哀悼。但連這點小小希望，也遭遇重重困難。首先在葬地及出殯的儀式上，學校當局與同學間發生爭執。同學的意思認爲於子三是農學院同學，應該安葬在華家池農學院附近。學校方面則堅持不得葬在華家池附近，因爲這一帶地方學校將來擴充計劃中都要收購，所以主張安葬在鳳凰山。同時校方堅持儀式不得隆重，一切輓聯、標語、口號、輓歌、都不准有。這樣雙方堅持了一個多月，不得解決。最後由講師助教會提出折衷方案，內容分三點：一、同學放棄安葬華家池的原議，尊重校方意見，改葬鳳凰山。二、儀式則照普通出殯儀式，可以有輓聯、香亭、可以路祭，但不得貼標語，不得呼口號，不得發散傳單，不得唱歌。三、由校方向治安當局交涉保障出殯時的安全。同學爲了顧及校方實際困難，終於接受了這折衷方案。學校當局則以此方案爲基礎，向省府交涉。結果省府默認。於是決定於一月四日出殯。

但在出殯前夕，省府突持異議，禁止有任何儀式。所有輓聯等物都不准有。同時更禁止在大街上通行。校長接到這個通知，立即赴省府力爭，並保證學生無越軌行動；但未得結果。於是只得同校強令同學遵從省府這一「命令」。同學代表接到這一

（下接十七頁）

瑞士三詠

孝隱女士凌卓

我在讀過多少篇瑞士通訊之後來寫這篇旅瑞通訊，我在遊過多少次瑞士之後來寫這篇旅瑞通訊，我又在寫過多少篇瑞士通訊之後來寫這篇旅瑞通訊。

我對於瑞士有幾個深刻而不可磨滅的印象，自然，這是我個人所獨有的特殊觀感：（一）瑞士美人少；（二）瑞士好遊不好畫；（三）少婦山高得動人。我願將這些一一報導出來，「發前人所未發之論，」來大題小做一下。

關於我個人所獨有的這三點特殊觀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我都「有詩為證」。我以這三個觀點作過三個短歌，現在唱給讀者一聽：

先唱「瑞士美人少」這歌，這就是我的美人哲學了：

瑞士山水好，瑞士美人少。盡心聽我言，瑞士人莫惱。山奇復水奇，人面未必麗。山清而水秀，美女天生就。我聞「長安水邊多麗人」，不解岳梅當高降洛神。麗人生水死亦水。（曹子建洛神賦）水流花放共長春。高山峻嶺庵丈夫，麗谷美人曠代無。強將西湖比西子，西子亦不生西湖。山容凝滯湖水止，湖山難產美女子。美人遊湖遊山日，山靈湖神羞欲死。瑞士山水大名垂，不產美人不足悲。寄語瑞士人莫惱，傾城傾國兩無危。

無論何人，一想到瑞士山水之美，就容易幻想到瑞士一定也產生美人，而且應該產生絕色的美女。事實告訴我就大大不然。我在瑞士沒有尋到也沒有遇到幾個婦女夠得稱為美人的。這個，大約與瑞士的水土直接有關，與瑞士的時裝服飾及修容藝術也間接有關。還在我遊歷瑞士是一件出乎「意表之外之表」的事。不過，讀者不可誤會。瑞士婦女也不能說是醜陋。公平而概括的說，大都是「中人之姿」。拿牠先聲奪人的山水兩相比較，有些「遜色」而已。

牠的湖山呢，確是又多又美。但又有第二件出人「意表之外之表」的事：沒有幾處風景是可以特別入畫的。不獨我這區區畫家無限的失望。就是瑞士畫家也少有作瑞士風景畫的。各國博物館中也很少收藏有瑞士的風景名畫。這是一件怪事，所以我又寫了「瑞士好遊不好畫」一歌。

現在我來唱這第二個歌：平生讀畫已萬千，瑞士風景無幾篇。今日才知大手筆，對此湖山亦徒然。百遊不厭瑞士湖，湖光怪難入畫圖。百看不厭瑞士山，山色偏偏入畫難。誰說湖山不美麗，畫來畫去不出奇。水晶球內畫水晶，八面玲瓏無妙題。（我將這首詩譯給瑞士當代大畫家古機錫君看，他讀到這兩句，說打動了他的心坎深處。）湖上水，水邊天，畫天畫水又畫船。雲外山，山中雲，畫山畫樹又畫人。山水人物一大片，幅幅畫成亦常見。漫遊瑞士不留圖，我與古人都無怨。旅行畫客不必考，瑞士名家亦不少。本地風光本地人，幾人曾將大筆描。瑞士畫史大天才，先數霍本賀德萊。（Holbein, Hodler）兩賀一生多傑作，國內山水畫幾間。再古馬盛與魏茲。（Manuel, Witz）畫筆大醉無小疵。看遍馬魏名畫集，瑞士山水亦無之。我來處處正花開。百鳥聲中酒一杯。（冬天也有冬天的花香鳥語。）山靈知我無畫興，故遣蝴蝶入夢來。夢作蝴蝶更喜花，飛入花叢認老家。蝴蝶醉遊不作畫，細向家人說根芽。不來瑞士祇說好，來遊瑞士方知巧。瑞士好遊不好畫，蝴蝶莊周兩了了。

少婦山 Jouafranjok 在瑞士南部，高四千五百米突。在瑞士與在歐洲的高山中，牠算高了，但不能謂之高出一切。在我攀登過的高山中，牠算高了，也不能謂之高出一切。然而當我遊到少婦山頂之時，就覺得牠高得動人，不知是什麼原故，或者因為我也是一位少婦的原故吧。

請聽我這個「少婦山頂放歌」吧：我到人間第一峯，人間說我在天中。山下萬家開燈火，峯頭猶照落日紅。嗚呼！噫！巍巍乎高哉高哉！自古曾有幾人直上峯頭來。到此問天天應語，到此飛雁雁應同。（瀛遊南岳山有高峯曰同雁。）數千百里大日笑齒對天開。（一望無際，蔓延瑞士法國意大利，高峯錯落，均以齒名。）笑天胡為不公道，問天胡為不悲哀。莽莽眾生天所生，生老病死白骨化成堆。怨怨滑生數十載，紅羊赤馬又啟爭奪殺伐都作劫餘灰。何必生人又死人。何苦不許花長春。深山何必生老虎。春和何必生蒼蠅。杜子美，蘇東坡，德歐特，法蘭曦，文藝詩家生得好，胡為又致文人厄運一生受苦磨。希特拉，末路時，報死訊，人猶疑。何必生此瘋狂漢，舉世皆欲寢其皮。黑衣宰相爵祿二十年，嗚呼一命到黃泉。泰晤姨太太，四足都倒懸。何必生惡魔，殺寬殺人萬萬千。嗚呼！噫！萬物芻狗不值錢，不會做天也做天。最是天道不足憑，天公仁智兩不全。嗚呼嗚呼少婦山，早知老天是朱顏。生來載霜白盡頭，多少烏髮少年來登攀。轉瞬少年髮斑斑，轉瞬少年步履艱。白頭少婦終古在，不見少年幾人還。嗚呼嗚呼少婦山，我亦少婦有霜鬢。我來山頂縱橫四顧驚，淚自潸潸。

還次大戰，瑞士幸而沒有捲入漩渦。自然，在戰時一切社會生活也大受戰事的影響。戰後兩年以來，到現在，衣食住行，可謂完全恢復了常態。當戰事初停，我即來遊歷瑞士。當我清檢行李時，我有過一首「口占」：「琴棋書畫詩酒花，柴米油鹽醬醋茶。算來件件都要帶，亂世旅行似搬家。」以上十四件，琴是樂歌琴譜，米是麵包餅乾等沿途應用的冷食，醬是果子醬，除了柴字一項報了虛賬，（或者用火柴一項也可充數）其餘十三件，件件齊全。應有盡有。我這次來遊瑞士，絲毫也無這些感想。到瑞以後，除了「生活昂貴」一點以外，物質方面也無任何困難。總之，這次之遊，確是旅行而不是「搬家」了。

在日內瓦的舊國聯，已經成了和平古廟。現有聯合國許多機關分設廟中。廟中香火，稍現熱鬧。在日內瓦城中，今年國際會議，已有七八次之多。這城中惟一的中國國際圖書館與惟一的中國國際飯店，都添了不少的主顧。中國飯菜，人人喜吃。中國古老文化的書本，也有不少的外國人喜讀。等到中國文化與中國飯菜一樣受人欣賞之時，和平廟中的若醫就會神聖不可侵犯的了。

一九四七年聖誕節後二日寄於日內瓦歐鹽島畔旅舍

本刊自本期起 每份售一萬元

讀者先生：我們最近已兩度增加售價，自本期起，又將售價提高為一萬元一份。我們過去每次調整售價時，都有詳細的說明。現在又要增加售價，眞是尷尬之至。但是既然希望刊物持久出版，就不得不謀收支的平衡。最近紙價的狂漲，言之心悸，最高竟沖到二百三十萬左右一令。排印工也漲了價，員工的薪金亦須提高；各種開支激增，不得不再度提高售價，希望讀者原諒。

合訂本自一月十六日起，每册售十萬元。掛號每册另加五千元。

中宣部（卅五）利新第一三〇九號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

每份售一萬元